



尤菴集 十一

書

共六十

~ 16  
2410  
12



和  
2410  
60-12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書

與宋明甫

浚吉

己卯正月

前後書一併來到愛玩數周何等慰豁不審夜來調  
况有相否弟既過練日與諸親相散而歸情懷倍惡  
悲哉悲哉遠兒之病殊可念然小兒有何傷損而病  
根種下哉趙書看來定是依違兩占之意良恠良恠  
冠儀誠不可草草自兄草草於何見得不草草哉吉  
凶既非同日則行之似無妨而於心既不安則不必  
抑而行之更在商量也居家讀書之戒豈敢守於兄  
家行禮之日哉然以我代文文之任則決不敢須預



筮別人如何如何延相雖賢且親恐未合連媿無已  
則天休似可矣永同則弟亦不敢更問矣狀草標記  
無非精切徐當奉繹一一拜稟也李孝病極用懃念  
只恃蒼蒼者耳馬首之想極感弟亦爲兄採得一朶  
白芍後當奉呈享祀之論果無逕庭慰幸無任然豈  
能無傍吠矛盾之患耶汜疑事極用恠恨顏筆語錄  
解依受千萬臨行忙甚不宣

又 己卯四月

數日連枕便有一月之阻信此間戀苦未可容易說  
盡卽惟春盡夏來道况佳勝弟拙狀仍故而昏惰日  
甚益思親勝己資警益而不可得也曾爲尋醫一旬

於三山而不遇事之難成如是哉姪子尚留門屏耶  
此子於展拓甚不相近須別賜提掖何如胤家昏更  
無進退耶東作若歇切擬挾書往從第未知已還山  
中耶因便示及爲佳士元連與對案耶希仲近得書  
否渠云欲以毅之一字奉戒明甫兄云未知真的對  
劑耶千萬紙縮不伸

又 庚辰正月

歲序新又新矣伏惟寢興體道愷悌享神引僊門墻  
何日敢忘頃在永山獲奉初八累紙於十八晨夕展  
觀蓋十回而無射也弟自初八至十七凡過四度祀  
事其間又遭尹退之妻喪心神都卸塊然一木偶耳

時事不欲言諸向見清老封事令人豎髮而起立可尚也已避兵之議此處亦無定計只是到頭隨遇而禍福矣天可逃乎今日所勉只有朝聞一事而已杖兒已作西行耶彼此俱非拙謀之家實非偶然之舉然以妄料言之似不免小不忍之歸矣既往無及今日之筭只欲令自京直還勿往堤川未知如何如何永缺趙文聞而色駭之矣慎老物故在渠得矣窮家何以了事甚念而不敢問所乏可傷也已杰弟都是乃兄不嚴所致豈但渠罪耶悶極悶極杖兒何渠不若厚兒耶無乃不知苗碩耶啾啾此處亦有來者而只是相處日淺無可告語者耳玉衡聞舍弟以臆補

綴而送之想失其舊者多矣此處早晚製了敢不就正筆法之教爲之大笑幸舍十圖先取東銘而實體之則自無此等說話矣且捨自家光明寶藏向爐邊尋查脚不瑕爲佛者笑耶且無庸爲子容文所笑也洪友曾以書略提此說而不發也竟發得忍不得也此實無他都無實下功處故愛向此等作隔靴爬痒底工夫此實今日之通患當不敢議彼而自猛省也寶臣詩甚可愛欲酬而無此具後當埃葷血脂膏之毫分消除以報其厚也城北之舉誠可念也朱夫子亦嘗云爾而今日恐無蔡西山眼目也奏劄此亦不來矣類編倩人傳寫昨已促之來當卽呈也示澤之

女所謂無消息者指何家耶思誠曾以書論未發之說而謂與兄不契其所論兄說無倫似失兄本旨可以當時講論諸說爲一通見示否耶千萬兒便告晚不既

又庚辰二月

書來戀懷倍慰此間依遣大字倘遲數日彼甚狼狽也戒奴事早晚當面囑聞渠不堪囑託其姑母書亦痛斥云書牘之絕當不止於請也從前與人不能無顏面致有請事從此知戒則不獨無悔吝亦可省事懲色發聲之喻庶可共勉有謂易大象本義則以爲象者卦之上下兩象胡氏則以爲與卦爻之辭絕不

相關二說不同且伏羲時有畫無文而先天圖已有乾坤之名何也須下一轉語如何

又乙酉十月

昨拜覆帖莊誦感豁無異承言薰德幸甚不審夜間體中愈佳書中誘掖拳拳至此而奈此疎慵不能承當何嶺行將發慨然有不適之意樂天知命者似不當如是可嘆其徒負聖賢書也屈指歸程則當在晦日而馬巖之行又當在初二三矣未知自家氣力能得辦此否卜副之意實異他人荆布病裏萬無完復之望則所卜實欲得當家繼後者事體甚大故切不欲乘窳草草注意於姜者實觀世德且謂其必習於

事長其他實不問也其所謂不合者何事縱使恰好  
彼若落莫亦沒奈何然在我則不可以尺朽而棄之  
如不邁邁毋以捨諸如何某家之庶鄙意如右故不  
願也然渠若拔萃則詎拘於世但荆也不滿其嫡而  
不欲也亦或有理徐當面論也大槩鄙意切願士家  
之側女蓋爲其家法也雖洛下亦不憚幸廣詢於朋  
儕間至仰至仰症錄曾在公營情深伯問迭想見浮  
沉矣復書一通以往懇達鄙意於彼如何螟訟兄則  
全恕義柳伯則均治兩柳俱不厭弟心弟每謂義柳  
薄乎云惡得無也如何如何希兒已愈否韻語實出  
於常時之妄意關渠甚事渠說雖行豈至如遺君後

親之論耶吉一之教敢不奉以周旋弟於此地素不  
慣恐不得多見人也若路便則欲宿申碩蕃耳甘菊  
從當移上白芍花時爲兒奴索取今則無餘可恨齋  
記爲之也易則必不精神幸少加功稍復有進始敢  
聞命耳松崖文字僅得草起終當拜稟也初九之會  
屈指以俟第未知未前全義之便可往復耶收拾舊  
業豈非至計弟意莫如改作於舊庄挹灑則似不便  
且非長久之計也弟亦欲與兄弟相議有出山之計  
縱未得團聚如昔日不相宿眷聲聞密邇則幸矣炭  
松俱有動意松則猶可炭則似不可兄未可挽之耶  
千萬臨行難悉只冀默會今朝遠寄空同下下誤作

士似沒意希仲若取堯說而少改前度則亦一事也  
所謂無望之幸而何敢望也

又 乙酉十二月

兩書謹悉多少教意感慰曷容第記張夫子見餓殍  
者食便不甘何嘗不相屬如痿痺耶程夫子所謂公  
無餒乎者特言形氣之分而其理則固無隔礙况今  
當坐收司之律耶再疏雖未蒙 允尚有呈狀餘地  
較量累日竟歸宿於疏耳載令見過蒙謂雖若洪某  
之謹直能言人之所不言終未若不出者爲善耳然  
今茲 盛眷似當一謝慙出卽還何害於自守耶弟  
卽面歎曰君子愛人以德前言是也爲一莞爾而別

令公又說及兄爲言世義甚厚極欲嗣爲兄弟令我  
紹介耳君弼指摘誠然誠然道心一欸平日喜讀  
朱子疏仍致效顰且恨當時無一人將順對揚者故  
不覺發之於言他人笑罵固當任之今此疏草依前  
冒煩幸乞痛與斤正淨寫以還也且字數不多而明  
日欲呈送更乞早送至佳至佳

又

再昨書覽未卽日調况宜如弟身則粗遣適以主文  
之歸及期之事甚急苦苦前書所稟何以見教更思  
之前後 旨並以一疏陳乞未爲不可且免煩屑故  
方此理會未知如何主文委臨敦勉至將以靴鞞見

借且以大義要責姑做魯論十七篇首章語奉答未知以爲如何所難者外城文文敦迫頗力真是欲以我充一夫之數者也幸望奉勸文丈勿太主張惹增外議如何兄在中間兩要致勸未知兄終作何邊人耶呵呵

又 巳丑六月

炎日流金不能銷別懷遙想清坐涼風不覺神爽也邇間疾患如何弟來後遭此大狼狽彼時恨無挽我者始知世上莫如我愛兄也然鳴騶復入空谷此後似與前少異否各自冷暖不敢更容僭喙也泰兄想能一一只此

又 巳丑六月

昨書覽未松濠 聖主跂佇諸公勤想未知出處之計如何以弟狼狽不願其相挽同入而事機倘有挽回之理則如僉兄重望似不可不一來以補 新化此外論議儘是悠悠幸相議爲之如何如何弟明當拜疏懇辭不得則勢將拜謝然 卒哭前書筵停廢大臣昨已議定閑坐糜廩亦似不安故廩典亦已辭之客中艱苦益甚轉覺催鬢耳駟事皆以不辭爲得不乘則勢將陳疏云云須諒處如何弟中路已得恠名京洛之論尤以爲駭然且有職人又與前日有異云并財度焉文今日夜答弟亦有理矣



又 己丑

院便拜覆殊慰此中昨暮又移村家數日後弟則更欲就精舍耳樑文憂撓如許正使能之似無暇况其未能且不必強長此浮華之習也黃祝儘好然第二文抑揚太過如我淺陋不敢容議於其間且首句若是輕說而繼以斯文未喪則亦自不襯着似起爭端幸更商量也敢以拙見錄奉萬一備財覽否未涯相見戀爵何已擾甚只此○真知實踐淵源正脉斯文永賴啓我無極

又 己丑六月

羈鳥思林林鳥呵呵不謂此說居然至吾前也松濠

想已登程否弟欲歸則 恩遇愈加欲留則塵囂甚苦今日將再辭掌憲然難冀其必遞也洛彈自是正論而出入者敢怒其勢猶可畏武仲擔當恐其力綿也弟今若未遞則不得已出肅然其客之來覘者不勝綢繆可苦函丈昨呈大疏兼進論禮一册時未批下矣聞彼中諸 助鋤鎮田深感深感女與務人取來似無妨

又 庚寅二月

固知忠義之士腐心焦腸吾儕雖在田野豈敢食息不在膈上耶然無策可紓此患文方之說無乃近於摘星耶弟自數日前重患寒疾面腫兼發右頰之浮

大如升瓢抑恐徑先溘然也目不能開僅得草此

又

窮寂中獲拜崑翰慰沃不可言弟服藥後無他顯效而只別時凌兢之氣略似和解少食之症尚然悶苦悶苦崔醫約以再明來會未知無負否時事實欲無聰只恨吾儕立脚不牢容易一出遂成千古之笑也此去朝報尤極驚心想見之爲之失聲長歎也辨草病後神思非復曩時且來者日多日事喧聒不得運思恐難收殺也跋語尤不敢當第埃兄構出僭相其役則或可爲之也延之待罪無攻武之語然其舉錯如何金叅判效顰政院不受矣昨見連書果女物故

慘矣

又

思兄所規誠有之矣然亦不記與別人說此說也曾往黃山路將稟訂今於其行又以奉獻豈因是滲漏耶可恠可恠然豈若思兄之所謂乎蓋曰旣出之後聖恩添加轉動不得則不如堅臥之爲得也若其不得已而出則亦須有擔當轉移之機報謝君命豈止於奔走偃偻而已哉昔晦菴夫子被對垂拱曾以君臣父子之義爲救世之急務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切祝罄竭忠誠爲天下扶綱常如何云云弟之所言欲其扶之於出時思兄所疑反若以爲扶之於退處者

然恐是傳聞之誤也大抵士君子抱負重大而扶持此物者無間於出與處也出而扶持者以扶持而扶持者也處而扶持者以不扶持而扶持者也何必以出者爲不得扶持而處者爲獨扶持哉士君子出無所爲而處無所守則焉能爲出處哉且思兄所謂方物出謀合從否去俱是常時進用節措常時固應如此遭變者豈可無斟酌耶愚見如是未知如何如見此兄須與隱地商量復以見教千萬切仰切仰頃年尹汝望來訪請贈亦略及此思誠所聞或因此翻傳耶

又癸巳六月

覆書良慰比日履用如何此中以無使喚凡百差池嶺有僧奴推促不來殊爲渴悶旌事幾許就緒坐此窮深心神飛越祭日無進退否文則依教也但此祭兩位合設於舊基未見經據晦翁則遠祖祭告行之於墓矣更以先祖祭之嫌及有事於卑不敢援尊等義入思商量如何或於墓所築壇合設則猶有據耶君子行禮四方之所觀瞻事已論議或起而有義起之謂則幽明兩不便故僭及之真翹一員送補祭用

又

昨書照未昨妹家人馬至以事勢言之則姑奉養于妹家而弟率家累往鎮料理新居後奉移于彼事甚

便穩而親意未肯不可強耳然此中數日後則諸人約數僧入精舍又將討一村家奉學安頓弟則仍留精舍亦自隨分支過也此意傳說悟老如何大象說來教終未剖問者之意耳鄙意謂本義之意以爲大象所以釋卦象者也如師之地中有水也胡說則主辭而言地中有水何嘗有師貞丈人吉之義耶此所謂不相關者也本義與胡說所主而言者異耳先天卦名亦恐無是如何如何小星當夕與禮意似不同更考以教如何此與一後生方講渾天前往鄙作可因悟便付還也悟老家近必有便矣

又

早承惠札恭審履用慰喜表陰奉讀感涕不知所喻但論次不肖處太重此則不可不斟酌也此外則事實而義明辭約而情到雖使先人有知顧其分義豈願以韓文公易此耶彼中形勢若做一日役可以如意龔磨矣再明倘蒙臨幸何幸何幸但慮兩師爲魔也昨翁自說作文愈改愈好雖神思勞止更爲運思如何

又

卽奉十八書哀慰無已第寵章如許何以報答極可慮念但其庶幾云云未曉 聖意之所在矣十六貫月有聞未見十七初昏月輪如燦兒輩闕然出而見

之則煤者已去而白虹貫之如十字形慘不忍見汝  
望令公曾有痛哭寧欲溘然之語實是發於誠者也  
今 聖批亦是既臭將伯者奈何奈何時事如許弟  
家新兆亦難望精擇而惟速襄之爲務矣家兄再昨  
向草外水南等庶决取捨而歸矣因黃不平云云至  
有形諸文字者矣可歎七石糶吏輩謂我可侮一節  
緊於一節故不得已呈狀況新宰若以弟爲多負者  
則似爲未安矣

又

今日辰時已開金井昨日清州丈及士徵氏相繼來  
見審定外階外廣狹則餘地甚短非惟不用上標亦

出下標下可恨始料之不審也不免補土安穴而猶  
有恐恐之心也疏 批昨因夏兒得見已深慮之忠州  
時記得不分明然似於五疏見遞蓋三月除職六月  
始免矣茲者終未免一動則趨此疑懼不爲無說若  
聞罷扈而歸則又非效尼炭之爲矣似爲穩便若其  
遂入則有事在者亦可謂正論然馮婦之戒亦可念  
也大抵真諸外城而行之則庶無悔尤也荒迷不次  
又

卽見抵李兄書伏審靜履安勝慰慕殊切弟昨朝始  
達外城因扶安人聞羅方在於扶狼猥回來今晚抵  
李兄矣事事不利奈何函丈不忍捨而慮有客便辭

歸耳某令 榻前力辭文衡則 教以彼中文字非  
但不爲製述至於磨勘亦令提學爲之云故不敢復  
辭云此令與元同對元盛稱某當今第一人 清問  
都憲亦知此人乎對以臣之所聞然 教曰不已爲  
咨議乎元曰此人必須大用咨議豈展布之職乎翌  
日閔於筵中又盛稱之故有入侍之 命云矣此人  
得時方盛雖某令之氣魄亦且風靡未知此人出場  
之如何函丈亦謂此人勝於權云云函丈又謂某曾  
謂承旨若未易遞當赴謝云信否對以未聞此說則  
曰今日豈有更出之理乎妄矣妄矣泰事則可喜可  
喜又謂某前頭自養將如何對以時未知如何則見

謂吾意不如獨處以逸餘年之爲愈子章進曰獨處  
誠難矣謂曰某於人道想尚未淡然矣李基稷事略  
稟則曰吾非欲詰言根吾與乃翁相親欲戒以教子  
之道矣云若然則此忠厚之道盛德之爲弟之請止  
淺之爲也愧服愧服弟向草外明將入沃矣恨未得  
更奉也

又

鄭氏便至伏承下札得審近履慰瀉無已外城安否  
每如此曷勝煎悶一步稍遠不得以時相聞尤鬱尤  
鬱草憂亦可念吉希之論豈不然然差觀蓋棺可也  
思誠曾來橋說行意告以須凡百商量無如己丑謚

議右元許攻俞沈也渠頗云云而去未知竟如何默帖隨便送之此便朝晚始至立督不次○鄭老文字一依所戒耳此事不厭詳實不然則非唯作者無義死者亦不安矣嘗惟畸翁見議輒怒也以朱夫子尚有愈改愈好之訓况其餘人敢守一定之說乎此外未安處些少者則便改之商量者則商量之期於無類至祝至祝

又 丁酉八月

急足去疏事如何處分耶無事中生事以自取困今年一何運會入後事未知如何可聞一二耶昨權甥來言乃翁始欲於十八起發以病差退云矣卽者宋

時顯諸宗來言考妣位各設祭饌兄謂宗家未能如是而擅改未安云弟謂顯云禮意固如此長者之論若如彼則吾亦不能強須任意爲之云盖今日先祖茶禮次當顯家也未知此事如何似是門中大節目故敢稟幸商量以教也

又 丁酉九月

松胤行上一書旋拜前月廿九惠書甚慰戀思無以爲喻第已有歸思少留則少益久留則多益此必然之理何必遽有遐心以孤 聖主倚仗之意也弟比來痢疾兼發似不可支自今日少有減意然亦殆矣思誠已入城否氣血萃於本根真是今日之急急殊

紆畎畝之憂也祭祀各設合設當論其得禮與否豈  
可以祖宗之尊俯從於子孫之不得禮者哉橋兆各  
設僅得如禮而族人必欲合設借兄爲重心竊疑之  
今承不宜異同之教殊悶人意也然何敢堅執也書  
筵孟子是兄建請否真朱子所謂最切者曾見或問  
發明首章之義痛快委曲雖曹學尚可歆動興起兼  
得進講似好如何如何俞命胤可喜此中和生進榜  
尚未得見矣一卿如何

又

曾從野村喪家聞某門說話有云某上去時勒令諸  
少往從祖道而從者只若干某尚不往指愚吾長者

只以其固要而暫往吾長者則去時力止曰但當讀  
書監農毋徒人事爲也而遠送于孔巖者殆四十優  
劣可知云弟戲之云兩程道同德同而法堂之僧或  
從或否且孔巖則只四十人而船巖則乃有四十人  
之長反復勝之矣此言甚好笑故聊以奉呈幸費一  
粲而毋煩語人也恐有甘陵南北部之端也

又丁酉九月

昨自悟兄並傳兩度惠書忻慰無已即日時氣漸寒  
眠食如何凡事想益有緒得君固千載一時况得  
新揆同心同德此固復之一大機會不勝贊賀之  
至弟所望者只是涼生病除今則寒事已屆病無動



意最是食飲久廢只以柿梨茄菁療飢旋即泄利故元氣日敗此豈支持之勢哉今疏又不利勢須復上而煩瀆太甚欲呈病狀則又似泛然以是越起耳以此病勢只合安靜待盡而憂撓至此朱子力請於朝中知舊以得解免未知此義不復見於今世耶賤疵雖不敢挽聽亦不能無望也悟兄瘦削已極見之甚危渠自謂痊可人之不自知例如此愍然愍然乞退批下 聖眷方隆而無故請骸非惟義理未安其勢豈易得哉只招人議而已兩件登對草記吉甫傳示其中欲有所論而氣憊未能耳右台欲作賀書而不可倩人故姑俟後便耳前書及分發皆送沃令處而

唯延頸願死之幅嫌不敢送弟之拙狹如此此等處自知無禮於門下者幸有以恕之泰兄處或送或否然今則深入難可送示耳千萬曉燈不宣

又 丁酉九月

伏讀 記夢傳教伏不勝感泣嗚咽之至 聖上既如此而 春宮之仁厚又如許則皇天之眷佑萬萬無疑矣一時人物亦非不能爲國只是不肯爲耳兄豈說將不下者耶吉書曰某纔入而某入相此實大機會人情如此倘不副所望日後譏誚恐不細也如何如何

又 丁酉九月

壺山生呈納賤贖否縷縷所陳切恐重觸威尊皇恐不敢寧卽日秋序已盡旅中眠食如何時事益有頭緒否聞權甥下來乃翁似有久計兄正得其協贊深以爲喜格 君非一兩日事務積誠意以俟信嚮此固忠臣懇惻之意然屢言不入使我形迹差池則似難收殺小小沒緊處恐亦不必太管也必於其大切要處積深而發勇使之上有所益內無所挫然後可以有濟耳湖米之減此實慰民之大者未知某相何故搪塞耶可歎所詢當盧未詳此等訓誥曾見玉堂有爾雅無不纖細可借考也孟子首章之義於本章或問發明極致甚發人意思蓋仁義二字單言之似

乎深奧難知此章或問以仁義君親合而發明親切洒落有使人歆動者矣請講孟子是兄議否引朱子說於 經筵亦講此意恐亦甚好也此中刻役垂訖而篆本下來日日懸望幸早令寄來也有嶺外人伺候不得通歷此言之人若以湖海氣見疑則恐爲門牆之累試戒門者如何弟泄痢不已悶悶

又 丁酉十月

昨自李兄傳示惠書槩審近履且伏聞 聖意信嚮無言不 允此蓋陽復有期天地重新之漸忻抃之至如弟實病如許一向蟄伏只誦何必吾家操之句耳只是 聖恩未報死有餘罪也示泰事不勝愴感

兩兄之意豈不然第所蒙 恩眷已極隆重復以此  
稀濶之舉陳乞蒙 允則又將何以報塞耶以是凜  
凜寧窮獨以死而不願其如此也渠家私自善處則  
甚好而頃歲文令虛張陳達之語只招其以勢恟之  
之謂徒害於事今未必信聽也思之至此只益疚心  
而已○伏在山裏苦無便久未拜狀曾付便中者還  
來並此呈納瑞錫之解不覺感涕非但少慰九原之  
冤 聖心之回已太半矣兄何不因此力諫耶

又 丁酉十一月

逢便輒拜書未知一一登徹否弟七八日煎熬於尹  
女之病昨今才脫死生關然救病之餘病加一倍有

同霜後之草耳思誠眷入京中言甫亦已出脚時事  
可喜何故兄獨愛說歸字不已耶恐有染於俗習此  
恐爲高人所笑而若其出而行道之義則高士將奪  
氣而閉口矣何敢笑得且今世何處有高人笑得僉  
兄耶勿過慮也前日下詢嶺人乃曹姓南冥之裔也  
欲有懇於兄而不得通云矣

又 丁酉十一月

柳行伏承惠書殊慰戀思疵賤無狀愈叨罔極之  
恩雖思碎首粉骨而不可得則只自感泣而已賤疾  
最苦者脹而柳言無傷且言清補脾胃則自去云此  
言雖有理然河清何可俟也官崔便書尚未見未知

有何語無乃泰後事耶何故率然見示攪我心耶思誠想已眷聚否吉甫謂已上去今聞尚未然早晚事耳既入之後 聖上寧許還山耶泰之雖 收召似無動理武仲必不俟駕而屯膏至此可勝歎哉於渠則豈非福哉○於柳敬問 嬪殿身候審其無疑不覺喜抃只是變異孔慘憂歎奈何

又 丁酉十二月

官便書承拜慰瀉信後履用如何弟杜門山裏三復白圭又吟康節梅因何而酸薺因何而甘之句耳御府珍劑今又下來感涕之餘不勝惶恐耳

又 戊戌

痢候不止方事灸臍忽承辱復慰謝無已所諭寫進格言甚盛舉也乍看似太多當在省約且周子實先儒正宗而其大訓如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端本誠身等語皆不與焉似爲未盡矣更加商量如何汝休書呈上覽後還之玉書自何來並納最是李兄之葬日迫而無與商議每到只見孀孤號擗病懷益惡寧欲高飛耳

又 戊戌七月

伏問近日履用如何邈慕日切弟十日渡江今日謝恩仍蒙引見竊仰 天顏瘦瘁不忍見不覺摧心飲泣使之至前 教意懇到仍欲從容而恐貽酬酢之

勞自己亦病甚徑退矣元相恐撓衆心嚴飭醫官使  
毋輕言故外間皆謂向差而其實憂悶不可言不可  
言諸意皆謂此時兄不可不來自 上垂問甚勤懇  
伏想兄於此有所財處耳叅奉以弟初來踴躍靡託  
擅止其行矣

又 戊戌八月

極欲相就以謀去留而痢餘困劣兼且日危未能動  
作尋常抑塞承此垂翰殊用戚戚弟之初心元非一  
對卽歸之計今則 聖候非數月內平復視事之症  
而日氣乍冷疾病已作其他種種難便之事不可盡  
數誠恐久坐之烏奄遭彈射以此决欲留疏而去夜

則與兒子消詳而至今不决者以孫病日惡不忍捨  
去以致遲遲耳且道兄之再來與弟之已對其可去  
之義孰愈恐不多爭只可攜手同歸也泮疏力止已  
久如靜胤不待半辭而見信而其他則非弟所可言  
奈何奈何鵝議大槩不欲以小事與諸公相持而自  
取辱而曲折亦多矣疏本略加添刪以呈矣大抵旣  
入之後實無兄歸而弟留之義矣未知如何略有後  
輩在座不能一一

又 戊戌八月

早承問札殊慰旅懷今日無論形勢義理獨留之爲  
難也疾作之難久也謗與身危猶是第二件事也然

縱得奉袂同歸終不忍默默以孤 主恩也如何如何  
浦狀今曉僅與兒子對讀一過當不出數日付簞  
以稟也孫病一向危苦醫云勢終必膿見之愍然

又

染衣明是 聖旨故不敢着素第未知有服將如何  
只於染衣上着素帶以別之耶抑變着白衣耶朝家  
既無定制難於杜撰幸商示如何

又 戊戌

霖雨至此此亦非常之異也弟事事差池奈何贈單  
三世列書下方當注云依大典封爵而乃云從夫爵  
盖只因延氏二字而誤也所可論者未知何事而今

日不是寂寥時節也最是土木之役不止是豈非大  
可憂者也某令渠雖負我我何忍負渠今日曉曉之  
說雖慈母恐不能不投杼此等事何足恠也置之勿  
言可也

又 戊戌

回書深慰布尺自 上既令內司皆從三十五則掖  
庭之變通非所慮也法典以三十五定式則未知四  
十尺備於何時耶法典以爲不足守而流弊守之如  
金石今日事可謂難矣可歎可歎完書還納

又 戊戌

覆書照未弟病綿職曠心極不安今日呈辭只增

恩暇皇恐不可言柳醫言前藥果非對劑未知今藥收效否最是布尺長短所係不少聞胤之令公非但新捧者截還餘尺舊藏者並一切截去云而今日諸公執之太過此等事尚如此其他又何說兄意若如諸公則無如之何或以弟爲不非則幸明示是非於諸公否餘病惱只此

又 戊戌十月

夜來履用珍衛弟自子半痛止今才蓐食矣昨日市南欲說多少事病未能酬酢可歎今日單辭只與兄一般則將奈何昨日汝休苦說出不如不出此非不知亦有所甚難處者如用休說則當復陳疏耶或謂

當用劄子劄與疏有間否朝家體例全未諳知可謂牆面也市南昨說兄汲汲以禁令揭示然後犯者一勘治不少恕則數月之間必有其效云此說似好矣大槩其意則只以大典修舉廢墜則似無甚難云矣

又 戊戌十月

病思甚苦承帖殊慰弟去夜反不如前夜明欲出肅而越起未決耳但憂虞之心不翅如熏共推血誠無有餘策成敗死生無心於逆觀此正今日之義耳第先具劄子以爲本根之計如何如何 聖候不比前日請對之路亦不可不先啓以導他人也汲汲乎毋

敢緩也徐徐乎毋欲速也豈非今日之所當然也金坡州文字謹受沈制方訪而未的承示甚謝澤令亦關當處何許財教幸幸凡百難以書盡者各遣家兒以申似好矣

又 戊戌十月

弟病與昨無異故出肅姑退明日尚病則勢將上章待罪稍遲數日耳政事遲速未知欲於未出前通議凡百然後可免臨時顛錯之患矣瑞論更加詢訪而爲之矣今日唯泄沓爲莫大之弊令羣臣數得進見使上下之情日夜親與各盡其所懷爲救弊之急務自 上深居燕安志氣日惰則雖俊又盈朝無可

爲者願以此陳劄極言如何

又 戊戌十月

出謝殊慰才見初劄已解其惑矣弟於今日實有兄弟之怨旣陞列卿則於答官等事甚有所碍故略依洲令事以爲乞免之端本不大段而只是事出於弟故譁然驚駭極可笑也然亦弟之過也此疏等閑書呈則見者亦等閑看過如洲疏而欲爲周密先問於彼而反致如此極可歎無緣會叙鬱鬱

又 戊戌十月

非但不敢自貳亦以憲地之重初無此意只以輿論難遏不得不爾昨聞原任之意極以爲非不勝皇汗



朴洞弟亦舊聞僚席以爲大可僕末人之稱屈久矣  
蓋以昔年仙源諸老與兄同劾力薦云未知信否近  
看鄰宰相切人不以我爲拘徃來者絡繹而此則相  
反雖人地之不侔亦厚薄之有在也

又 戊戌十月

夜回履候如何弟氣雖平定而浮未盡除故未得報  
政職事殊覺廢弛皇恐皇恐今日政須暫坐衙以見  
日次小司如何蓋今月內必須逐日坐衙當備六坐  
之數矣海美必以李忱爲首然後凡百便好此則不  
可改矣正言欲以冲舉首擬以賞藁綱蓋聞渠自是  
以後頗有難安之意云矣呂州以李深爲首似好掌

憲吉甫如何通津極思可者如何鄭懇決不可副矣  
希仲勢甚龜臲未知將如何處之通津秀夫甚當而  
略聞有不欲補外之議云如何其次則李峻岳尹汝  
任皆可而戶郎例被阻點可慮禮議俟更商量如何

又 戊戌

風雪以雨病懷甚惡卽見小報疏本持還未知諸公  
勸止耶弟力疾欲出而每於論議不合處必露於辭  
色例至損傷事體而後已方今布尺之議未定軍士  
鼓發怨毒誠有隱憂不敢遽同餘人此間事伏想默  
料矣餘呼燈臥草不宣

又 戊戌十月

今日講通鑑宋義符見廢處引綱目裴子野說反覆  
陳達講罷下令欲知算法遂論數件矣恨不得同入  
也粉兄云者朱子謂時人呼駙爲粉云矣今日隱憂  
云莫是九月中事耶非面不敢吐矣尹事有親問而  
親傳者難可謂之不實深爲此生嘆惜也以國法  
則大院君爲不遷主李都正曾祖以下同入爲四世  
可也大院以上推不去矣若大院以上更着昌嬪而  
又嫌五世之僭則李也不得祭其曾祖乎始爲功臣  
者外不許不遷其立法之意可見而兄引之以爲昌  
嬪不遷之證弟則以爲此可爲當遷之證也若必欲  
不遷昌嬪則大院君當遷矣豈有是理哉此甚小事

不足紛紛而既發之後則當求至當不必如此苟且  
也如何如何

又戊戌

比來公務甚煩替面之候亦不以時極可恨也昨政  
上令司謁諭旨今日必差祭酒云云並與己差出自  
是不可爲者耳此是格外陳疏祈免自是常事耳安  
嬪事當初只因宗廟說話偶然語及而自是細碎  
不足爲者故旋則悔之當兄之再稟默無一言其後  
不復舉論可知矣吳事如啓結末則似好故有所親  
來言者答謂如是則果好云云而已亦未曾轉及於  
兄事矣白棘事因挾書少輩略言之故聊白之耳右

台事人主待大臣之道不當如是可悶可悶武仲旣  
離春坊所關不細可憂可憂禫與總當分輕重據古  
禮則禫服是黻色則是吉凶相參之服而總是衰負  
版辟領皆具者恐當服總以遷葬矣如何如何

又 戊戌十一月

昨失逢晤甚以爲恨夜來體履如何昨於 榻前說  
話殊多只是躁妄之性自忍不得相觥於大臣之言  
心極不安且前政以懋車之擬極致人言車則戶判  
力言其宜而懋則漸有紛紛至曰非生進而爲郎者  
始創於此未知此公果不可爲郎耶極欲引入而不  
得其說如何如何千萬竢隙一進○兼祭酒本曹當

回啓未知當如何極難下語矣大凡聞見何不示及  
耶

又 戊戌冬

知兄遞憲方用缺然亦思效顰承此問札忻慰無已  
薦剡謹悉金則曾因閔持叔兄弟聞之熟矣姜則解  
由未出奈何如洪令其出可惜豈可循其私計耶希  
事結末不勝憂慮弟於此友實無他意而一邊則以  
力薦爲咎一邊則以不力爲咎吉甫不須言而泰之  
亦有言兄是看證未知以爲如何紙末之間不敢言  
不敢言

又 戊戌十二月

承書慰感 天意至此雖冥頑如弟者寧不感骨只是才力短少疾病已乘固將永孤 知獎之隆矣兄疏雖十上終歸文具如何如何延相書還納曾於榻前非但左之叱嗟本兵亦然固知此台之困也連山書亦承領矣 弟患食滯僅僅拜謝

又 戊戌十二月

諸人袞袞下去而吾輩獨阻薦掃悲愴何極泰兄似有來意此則可喜耳所謂土木之役公主第自內帑雇人修裝此則不關經費而上番軍士到防役皆盡給於其處故所管內官每名受木一疋怨辭甚播此等虛實須問於分軍該官然後可知矣且後苑亦造

一殿已曳入熟石云恐非虛語亦加詳如何李將事專無所聞未知以何犯而然耶示之

又 戊戌十二月

弟之黽勉只欲埃都目矣自不滿於心者甚多况傍觀者乎亟上乞免之章倘蒙 恩許何幸何幸最是禮曹啓辭所謂教官別選令祭酒商確之事知申同在政席而弟昏不覺察率爾差出今日於朝報中始知不免引咎皆行改正觸事顛錯如此不勝愧歎勢將連章控免耳家弟文狀幸題給如何

又 巳亥正月

此有所拘不敢相聞戀慕何極弟連有忌故姪兒親

事已迫凡百撓心市南喜賀何極未知何以副衆望  
耶是可慮也吾責漸塞此後則雖歛衽而歸不爲無  
說耶最是李削忽發論議紛然未知將如何收拾昨  
者問於咸卿則答謂金是應者錫若斟酌則似好云  
云此說是矣兄未可容力耶泰書呈上家兄昨日入  
來殊慰旅思

又

泰書有何語於弟則略有中路前却之意矣昨啓徵  
奎事公議稍叙可喜賤臣曾於筵中啓此事 聖教  
俯答而辭氣甚低不能明白承聽出而聞之則或云  
不無自信之意或云豈無自新之路兩意相左幸問

於其時左右史添入此一欵似好矣仍任事不可已  
之事耶再昨見中丞力言而不見聽可歎鄙意欲啓  
請新官私以單騎報任俾免迎送之弊矣今忽如此  
其在激勸之道何如哉且前日略有所聞而未及以  
告遲緩可罪洪資旣收而羅準獨免不能無嫌云云  
今日之啓又出於兄在憲府之時竊議者似增一言  
矣此不可不知也且亞諫處置諸意旣以爲不是如  
初令公誦於公廳謂當呈遞而尚今寂然彼或已聞  
而不以爲喜耶抑或未聞則兄似當微通使知物議  
似好未知如何近看氣色甚不好故云云耳金司書  
欲於今日出謝入直此在公事甚穩便可喜可喜此

等事只可默財不以語人如何如何

又 己亥正月

自泮歸否昨書覽否今日此身之不安蓋由於君徵學士然欲爲自安之計以補小郡誠有所不忍者比觀諸僚及市兄之意則切切然爲爲弟地而弟久不肯昨日市兄又委來力言弟答以諸公必欲如此則弟不敢往與此政云既已恐忍之如此則真是掩耳盜鍾其罪尤大者決不敢苟從諸意未知將何以處之也幸教之前示副學云云其時風浪未定故不欲奉答今則藉公夷然出仕可保無他耶其人實行未知其何如而曾見和順則以爲其人待養母處骨肉

云云之說皆有苗脉云和順是其人極厚之友而尚如此則非出於藉公之構捏明矣然而尚云懷嫌則是真不可曉者和順說此時其子壻在傍何可諱也申秋郎聞已上來而旋欲下去云倘有挽之之道耶丹城計將如何耶昨日別紙事已招李生問之否

又 己亥二月

今日筵上說話甚少講訖命覆講前日所講矣鄭校理奏去年暗行時所見蓋還朝後今始入侍故也賤臣以王子復爵稱頌 聖德因曰凡事有恰好至善朱子所論唐宗云云 教曰從前聞此說矣沈希聖請並舉昭顯之子賤臣亦助之 上默然良久曰此

等事須自上爲之賤臣引芻蕘聖人漢高三傑等事  
曰恐是 聖明量有未弘而然也 上笑曰然矣昔  
日 先王之教曰視兄子猶爾子此言予豈敢忘乎  
每用耿耿於心云云矣之任已擬應教副望矣

又 己亥二月

早起作書將倩武仲轉上來書先至慰謝無已學制  
似當一依大典而鄙意則以爲製述可去以爲革罷  
科舉之漸似可矣分教官只爲數慢之資若罷之而  
以爲實官則雖八員亦無不足之患矣如何如何

又 己亥二月

承書慰喜引入之計默定於心知兄以血誠止之故  
姑遲昨今矣昨見 筵中說話則守宰遷動事相位  
猶不能捨復爲操切如此 聖上只限秋成者雖是  
慰安賤臣之計然此何能安心耶雖諸賢滿朝飲水  
者自知冷暖矣以是今日備坐亦不敢報蓋不得於  
廟堂則寧復有着手處耶訟叔疏未知其說云何常  
勝之家難與言兵正謂此也金之卽出是弟力勸者  
也今者必致蒼黃走出可矜亦甚未安大抵他人事  
不勸不沮是今日妙法也鄭尚書亦可念然豈情意  
不相通之間耶宋生書見之矣有回便欲付答書矣

又 己亥三月

盛疏想已 批下未知 旨意如何兄若脫歸則此

可執此而爲說亦當有歸路矣方此默俟其如何耳  
前書所論何不煞用工夫者誠是藥石然氣質之病  
甚痼雖矯揉萬端終不得力而又見諸人因循姑息  
沮 聖上有爲之志心誠不能平故自不能不發於  
辭氣耳然亦止於如此則真是年老氣衰之致也弘  
錄云云何與於我而我敢疑人也曾聞宗伯於金領  
敦內喪大言某不與而某得與武仲亦以書抵我云  
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云云而今乃有云云則豈所謂  
軟地耶但弟曾因武兄來見說及答以所聞云強與  
長力主之其餘則雖極贊譽而未稍結語皆是持難  
之語矣以此而謂我疑持叔則似過矣且持叔之有

辭色初不得聞其無辭色又何須言也弟無寸長而  
往來浮言則實無所動於心耳吉紙送呈覽後還之  
石書兒子覓不得然只問安數語無他說話耳前者  
武兄轉示吉紙引泰說極言兄之奢侈弟之私情其  
見之否且使弟亟遞此職誠是至論而得遞未易令  
人欲狂

又 已亥三月

覆書深慰慎老職秩謹當依教布尺一事大臣以下  
方致意於弟欲回其迷執今日一毫所恃以冀萬一  
之幸者略以弟爲所拘而已今弟牽於小不忍而先  
自隨波則此事不復有望矣今日事大悶人心奈何



奈何靜令每見其書令人惻然此事若有陳達於  
榻前者則似甚便好此非爲私兼亦爲公蓋渠不自  
克而必歸則真似臨陣易將甚似不便弟實欲入告  
而比來睢盱之狀聽之可怕豈可復以此增口耶昨  
書已答以奉徃道內雖或難便迎置鄰界誰復禁之  
云矣未知如何草兄聞欲於初七發行想以雨不能  
耳曾見長萬則以爲諸尊上來一事做不得只取高  
官則將不免後世之譏故不願草丈之亦然也草兄  
若逢此公則似必爲所住矣

又

早承垂札慰感何極此病尚未快不得報政且有些

不安者未敢遽出朱夫子雖竭誠於時事難進之義  
則曷嘗絲繩差池耶推 恩之舉弟亦豈得終不爲  
哉只是不敢遽請又念先人之 贈旣是自致可使  
後人欽承若以不肖之 恩例加之則便爲掩蓋故  
不無重之之心耳兄旣以焚黃請暇則何可不爲耶  
第欲遺尊嫂則不然旣請 恩例則何可取捨况以  
令胤之心推之則不可殊觀耶弟敢追書淑人鄭氏  
四字於末端以送政廳而且語所以於僚友耳如必  
不欲則須徃復於政席如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

書

與宋明甫 己亥五月



夜來履用如何弟年例夏症復劇兼患口瘡全廢飲食長委枕席如此不已則死不難矣誌文之命勢將復辭惟以必得為期而措語有甚難者蓋 大行王 志業不可不贊揚贊揚則為不好者之媒藥畏此而 媿媿則實臣子之大罪只此一事便有難處武意正 如此今欲微以此意更辭而亦煩聽聞悶不知所出 幸商教如何迂相若以北疏自列則弟當繼之此亦 相妨者也

又

昨日疏 批不勝感泣且甚皇縮故不免連章且弟  
意自古未有銓官被斥而仍冒者故只以力請必得  
爲期耳 聖上若許哀懇則謹當遲徊京口以伸臣  
子之情是外無所願也昨見真相之議極用驚訝然  
不復措之意間盖以自劾不暇之時寧可強顏上劄  
與人上下其論哉比來病甚長委枕席雖欲爲兄構  
草奈精力不逮何然貞議若騰送則欲段段立說以  
上耳醫論弟無緩峻之異申則極可矜而事具指下  
雖欲生得乎每思 先王汎汎之教想像痛苦鬱悶  
之意臣子之情直欲腸摧肝燬爲首醫者安得不死

唯是趙漢則雖甚狂悖當分首從死則似過矣至  
於李則尤是意外况聞渠於初三入診時實進診脉  
與 聖教有異矣此則似當有爭執之事矣 意大  
槩如此未知是否

又 己亥六月

今日蒙 賜對未盡所懷竊仰 天顏涕淚盈眶引  
袖以掩微臣亦因罔極不能盡言而退彼蒼者天奈  
何此心方到騎省與諸人對泣而已 事謂如尹說  
而全無所失則誠不是矣若至於此則誠是慘矣况  
原門不爲無嫌者耶可歎從兄方在弟所將往高陽  
數日後當還云矣

又 己亥七月

日間爲况如何出仕將在何間弟限誌文欲借紙署以居卽者乘涼出去未及就叙罪恨罪恨 山陵事天意庶有回旋之望故昨於禁府辭劄復略及之矣尚未蒙 批耳大抵今日事實不勝憂歎奈何奈何

又 己亥七月

承書感鑄今午咸令歷訪說及去夜 聖候殊不寧方切憂煎繼而梁醫至細道自 上病中下問賤疾極其殷勤甚令人感泣不知所措也午間與 令相對涕零因言今日 保護之責專在 大王大妃三公若伏閣開陳則庶有可望仍請咸令周旋於相位

矣來示則全不諒賤疾輕重之致如有一分起動之勢敢於此時逐日辭職耶兄之疑我如此他人尚何望其相信哉

又 己亥七月

前時雖病尚無慮死之心今病則不然豈年老氣衰而然耶始欲報班入來而旣不得入又不得出長臥小屋日事吟呻秋氣乍涼倍憶 先聖主疑淚滿眶耳大政今世似無純譽之理而只是雀羅之門誰與來言者且吉甫臨別力戒勿言時事此言良是恨聞之不早奉持頗牢耳第海西之士由我之故將陷淫刑者四人此則將不得不爲伸理而此事又于兩相

極苦極苦以此極欲置身於無見無聞之地而不可得耳

又 己亥

承示慰賀黃山弟亦始未知向背昨有人來言此是浦院有司故亦做云云故聊及之耳某宗之言果縷縷不盡記蓋曰非曹司則例不亟出其代云而府吏之言亦然恐此言出自本府也揚州云云去冬帶方歷辭而戲曰公輩當路使羣賢滿朝世道一變則願移我揚州使我亦得觀光不然而如己丑則無寧遠迹遐鄉不見不聞之爲愈也弟笑答曰前言真是揚州鶴日夜當爲公祝之云云未知此言轉而成真耶

實可笑也淳則人病其濁而惡其力矣抑弟於黃山事有所慨然也退陶何渠不若趙相而近日事吉也於浦不厭其多而獨一李誠哲攻之甚力此果公心乎以此忽忽尤不欲與人說話也

又 己亥十月

日期已臨痛迫彌切得吉甫來話稍慰病懷示事極難爲言若無添傷之患則極願無停蓋傳德義保身體兩無輕重前日 賜對時請自量處之而恐爲至情所蔽云矣中丞欲更辭云矣弟專意調治者只爲廿八日矣未知果爾否吉甫向夕欲進耳

又

比來阻甚戀思可言茲拜惠書慰賀無已雖小事亦非人力所及只可任天而已奈何奈何澤之宗人奄忽於客中士衡所謂懼茲身之將然者以此忽忽歸意益催而此疾難強可悶可悶夏初以論語議定蓋以此書不難而甚切於日用中庸極難看非唯徒費日子且慮苦其難而生厭矣今僉尊之意如此此鄙見到不及處唯在僉尊財處而已

又

昨書無火曉來方玩茲又承示尤慰驪也一番人以爲甚於止亭而諸閔諉以氣質之病此實角立之勢極可慮也黃生以鷓鴣而學鶴行其入於殘傷之域

善道

也無恠也大槩今日事雖激而終不失爲士類依違者必入於彼蓋其勢自往不得故也激與依違之間吾輩則皆可皇恐也海事後不敢陳疏之說金南原以所聞於人者報之矣陳疏之後兒子以物議爲非示之矣頃者墳菴祇旨時尹生以爲方在待罪中不可冠帶俞內翰之意亦然故竟用常服矣其後見草書則其論與尹生相符矣

又

昨臨良用感幸夜來履用如何靈巖寄其先稿而仍請弁卷文字竊惟麓老不是但爲文人而已則只稱其詩甚似未安欲論其世則全昧事實未知有可據

辛  
白麓

可考者耶示之疏本幸搜覽有可改處不妨塗改而仍使納官市書及驪而曰其徒洶洶不已南宮書亦云未知所謂其徒正是何人兩閱免矣則雖洶洶不甚畏也昨日閱書煩不敢請見幸望投示如何俟病間進叙伏計

又庚子四月

小雨簾纖風氣甚勁無人不病如弟尤甚未知此時動履如何禮訟卽今如何弟實無求勝之心只願朝廷直得恰好道理而第看略干辭色則可異可笑雖因此獲罪豈至於枉死市耶此則誣 聖明也家弟相留一日遽成遠別衰涕不禁耳

又庚子四月

今朝伏承十六日惠書欣謝無已弟間日患霍生意僅存自憐而已史官又來皇恐無地當初只合符罪而 聖意不敢孤敢獻愚見矣竟至難言悔歎何極今欲懲愆則史官力言 成命既下之後海疏始入不可執此爲言故復此略陳諸少之意則殊以爲不快矣練服之說兄議似好而但謂家禮爲未瑩語句未安或是偶然不察之致也聞政府分兒例置兒家極其難處云身在此而受其例給極爲無據矣幸爲吾兒俾免生事如何渠辭之不得則必致人言幸乞垂念焉弟之兒何異兄兒耶懇乞懇乞

又  
弟別無痛處而困勞日甚似非好消息豈獨江海能  
死人哉最是二貞得其書謂已回頭昨得京書所聞  
比前尤急不可說也然宗貞則人多恕之云蓋其精  
神不足以動物又與彼戚也其他兄未可救援耶弟  
則已成陳談必不入耳矣彼今日真成虎翼而玉堂  
又挑其虓怒决裂之勢奈何奈何又聞閔哀扶植益  
力云密有以警之否不以此爲大段事則其累於正  
見如何耶然千萬密之

又

尤溪縣南溪書院以朱夫子降生之地而建者今松

潭卽栗老之南溪也南溪如以張呂二賢並享則此  
爲今日之明證而未嘗考知故不敢質言未知兄意  
以爲如何昔年紹賢院儒以追享牛溪來問弟答謂  
當初栗老之當享紹賢尺童之所知而牛溪猶以爲  
不敢輕議况此眇然一後生何敢容喙此非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之意而其時以我爲不許牛溪之享  
一番紛紛果如昨書所論至今悚然然其時弟則自  
謂所說十分明白而兄比之於草兄之不明分今日  
此言於高見亦如昔年而足以起鬪則幸還以見教  
不然則或探一二語意以報臨瀛斯可矣不必各自  
爲答說也



又

夜來履候如何伏讀所蒙 聖批令人感泣不知兄何以爲計日前既有動意所苦日漸蘇安趣未甚寒啓行豈非宜耶每念 聖懷依依不覺涕隕兄若上去 聖候必復惺然不無起發之趣矣深祝深祝

又

辛丑二月

時憂如此故奉勸上去者愛 君之性未盡泯滅也弟之與兄何翅懸異耶弟則日夕凜凜如有大禍迫在朝夕者矣如此而復動豈非抱薪赴火耶亦不自料見憎於人者至此也枯木朽株皆能爲患者正謂此也秦之昨兒子相見而歸矣聞渠有會話之意而

此不敢生意矣

又

辛丑正月

書來慰甚此亦有書想今已到耶賤疾只如前無望其復爲平人也所示 先聖不可祔廟云云我非病風喪心者寧有此說似是大小尹之徒所做出真所謂此頭粘在頸上者可怕可怕崔事誠難爲說然以常情言之彼誠有所污則雖無其舅遺言固不可入廟不然而其姑擅爲此說則爲崔持平者只可反復開陳期於聽從而已此外恐無善策也大尹問答云云不欲污耳也只此

又

辛丑二月

行李早晚如何病未得就別只吟杜審言短句而已  
昨書許以受降便覺死肉生春但惜有意於服人而  
欠些七十子服孔子耳呵呵草兄弟亦乞言甚懇而  
只呵呵鄰家事何得向我問爲難矣哉弟則僅成自  
己文字意渴思涸今若爲兄勉率則只成日沒疑心  
主客俱落耳願兄措辭斷事曲盡道理得見 天顏  
溫粹酬酢如響也敢以草堂先生之祝祝之所謂寶  
劍來奉君王定四夷撫八荒者須大膽膺着也

又 辛丑三月

自此修書不翅數矣未知一皆登徹否卽因草兄投  
示所得書慰瀉無任第所論 廟議不能無可疑經

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註曰太祖  
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云凡始封  
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  
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若異姓始封如  
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乃諸侯  
廟制大原頭也蓋如康叔始封於衛則不敢祖文王  
故己爲衛之太祖朱子所謂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  
之者正此也若如太公之封於齊則自可立太祖之  
廟矣疏所謂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者此也其曰立五  
廟從諸侯禮也者正經文所謂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者也此與所謂天子建國諸侯奪

宗者符合矣既立太祖之廟則後不當祧去而更以始封者爲太祖明矣然則本朝之禮當準衛之康叔乎其準齊之太公乎然當時只立四親廟而不立五廟者豈準宋之僖翼順宣耶若如邵戡之說則雖異姓始封之君不得立太祖廟只立四親而待親盡便祧矣其於古無所當而又戾於朱子之說矣細看前後來意則諸侯只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而以邵說爲大證恐是徒知王子弟始封之制而不知異姓始封之義也且使其禮真如來教之意則今日正當改正四祖之廟以去僭逼之嫌不當苟安偏位進不得爲始祖退不得爲祧墜也第以有其舉之無

敢廢之之義推之太祖當日立此四廟者既合於古禮異姓之制而又符於宋朝四廟之義縱使邵說爲十分是當此亦不爲無所據矣正當於無敢廢之中揆度商量以求穩穩之道不宜直曰諸侯與天子不同而爲此一切之論也來論所謂我朝雜用天子諸侯之禮似當一以古禮爲準不宜苟然者此說是也然今此四廟之禮既未見其必是天子之禮而不合於古矣而且以朱子所論周先公之時僻遠無純臣之義者觀之僻遠之國容有與內服不盡同者况本朝其在今日謹守侯度而不變廟制之未安者無其義也如何如何鄙意如此故敢據無餘伏乞更

教千萬幸甚○無純臣字或有疑其誤者然反覆詳究未見其有所疑者

又 辛丑三月

孫兒歸獲拜惠書慰感無已 廟議果如所示疏本想已上達耳諸侯雖曰無二宗然以 太祖冠于羣廟而 太宗 世宗 世祖以下爲世室亦豈非二宗耶抑或有異同之義耶幸詳示之小議論亦且瞞然不知爲說有何大議論耶每感 聖上下問之勤不敢嘿然而悚汗之心不能少弛于中紛紛之苦何敢不慮也春序已暮惟冀多慶

又 辛丑四月

卽日啓居崇玆否戀溯區區弟雖聞兒子無事而喪家染患未殄則日後事有不可知者焦煎不可言持哀上去想道此間事矣欲祧 太祖之說不曾出於我口我果爲此說則與 孝宗大王不可入廟云云之說何異惶恐惶恐不知所處也兒子處有一書幸命卽投于醞洞如何

又 辛丑五月

百尺竿頭相隨共上未知終如何出場相爲忖度不勝憂慮未知將如何辭亦必不得 聖心豈偶然嘗試者哉弟比來心身俱不安莫知所出也千萬憂懼之事今此淫潦定非尋常災沴日夕凜慄心如焦煎

也不知緣何以而恐如此又未知厥應將若何也正當上下恐懼修省以爲弭災之道而流聞之說或有驚心者奈何奈何

又辛丑五月

方與草兄論兄去就以爲某兄如以圃翁之心爲心則今日事不足去不然則昨日之不出江上猶爲寬綽此二者之外無他道理草兄不以弟言爲不是兄書適至可謂不約而符矣毋論兄去留而大臣之勇遷善樂聞過如此國家其庶幾乎不勝贊頌如弟者非徒無益每害於事故不欲以奇譽多敗之蹤參錯於羣賢之側也於公於私已試大驗之身雖以利

害言之不出愈於冒出矣然此漢身雖退而其憂愛之心實炳然如丹矣况二兄留在則其憂慮之心奚異自己當之如有一毫可助之事則雖在遠外敢不盡心焉草兄福將也弟亦爲兄勸留矣

又辛丑五月

承審行意已决爲時缺然昨書自謂明白太甚只恐醇厚者厭其無甚蘊蓄矣反蒙未快解之教豈文字拙澁而然耶既不同來何必同歸者語句奇勝然豈不聞君子不同其進而同其退乎况弟之今行本不可以進退言之乎泰兄聽弟勸止卽向城底爲轉入城裏計今日當得面商耳只此

又

弟病日侵無可言今得徐生所傳書殊以爲慰疏  
批久不下瘼曠甚矣悶懼之心不以不在己而少間  
也所批吉紙皆精當當依教送草也吉書果有不可  
曉者吾儕今日誰有知進得而不知退喪者乎而以  
亢龍戒之乎睽之同而異果君子之道而亦豈可與  
江海論其同異耶實可笑耳啓蒙曾借人印寫二本  
矣去冬皆被推去矣親知之癘死日報心常凜凜蘇  
合元試恐有脫誤示爲之耳海懇表文已成而釋疑今日  
試檢看則非造次可了殊以爲撓然欲於再明歸其  
便矣

又

近况如何前書諭以將有所進之言否誠心乞免者  
何暇及他乎只 聖上未能盡知外方之事則實常  
所慨然者故欲略及於語次無乃生出許多秦乎疏  
草幸量加去取而還之也今夕欲寫送矣前上驪說  
並訂投也

又 辛丑五月

比來旅中爲况如何各自蟄伏無計相尋恨恨弟歸  
期已央欲於明日留疏而去矣兄計將安出蹤迹雖  
甚難便與弟形勢不同似無必去之義矣然必欲同  
歸則是亦一道也惟在量處耳

又 辛丑五月

今日略如獨對之樣而只承旨<sub>在耳</sub>說話頗似從容而不能一一自 上知賤蹤終不敢留而勿欲從闕下便去故欲俟終日明朝歷拜伏計

又

夜來體候如何弟長臥而已幾乎九原耳昔年嘉男之生賀謂此兒之冠吾請爲賓矣昨日嘉宗委來討前言弟方在重服未葬前爲賓決不可略往觀禮或無妨耶商教之若是則再明可進叙耳

又 壬寅十月

昨逢注山人拜書想蒙登徹否茲因持叔便聞已罷

前議此於晦翁挺災之戒既不相違而用靜之吉可指日而見其承膺矣喜慰何可言弟以所處不穩稍欲西移黃村而豆公以病莫來無可與議可歎天得歷過第自云病甦左右扶掖而去似欲效甌山人爲時甚歎

又 壬寅十一月

拜書慰荷第碩鼠浮海之論既非本情又非明時善詞不勝悚仄信後爲日已多氣候如何尚留沙山否遷奉之不果豈惟一家實朋儕之喜慶也此間姑保瓊瓊只持叔久來相守固非疵賤之所宜得而及此解攜則又不勝惘然也天得又變始計至公而旋歸

不知今日有何難仕之事妄意以爲兄若還朝則必保無此而終無回頭之日亦天也奈何

又

日寒益苦村巷亦然否病人最難堪矣舊表地埋數年頓覺腐爛觸手碎落比數日磨去皮膚則殊甚堅剛還埋地中甚可惜故仍遂鍊正欲立於右方虛處而雙行大書懷德板橋里恩津宋氏葬十字其陰面則刻柳妣以下至監正正郎墓所在又刻墓田所在若然則陰刻當埃增置墓田而爲之矣曾記李億命說板橋位田在其近處者移屬沙寒云此雖不可信亦安知必不然耶故今必欲刻示耳石樣呈納若蒙

卽寫前面以送則明日以新表餘地窄狹一手當游切欲分刻耳此石或立於案山西路傍仰瞻墳墓子孫下馬處如何若以八分書之尤好矣只是人力已竭難矣

又 甲辰夏

今日悲慟倍切於前矣頃見俞哀渠極歎近事因曰只慟先王之昇遐耳此言誠可哀隕耳新忠之示此不敢可否也前者日下一二持論之人謂我不勸兄上辨弟笑謂誰勸我入井而又挽井上人同入也厥後又欲我勸草爲之大槩此事何可隨人勸沮無論事出於弟與正平而其爲世道之關則大矣至於



今日則 聖上之過舉失望不翅大矣以兄之不能忘世而且 聖眷不衰扶世補衮此正其時也第未敢深勸者栗老嘗曰因青陽事時輩攻我則更無收殺之望今者兄亦同我殘敗則日後事亦可慮也須商量爲之也弟疏在湖上時封上無他語只曰臣一言妄發觸犯關揆以致臺閣畔非章甫蠻觸臣病中聞之不勝震怖雖欲走伏 闕下泥首自罪而其道無由今日之計莫如亟削臣職重究臣身以謝物議以爲起爭不靖者之戒耳伏乞 聖明深量而財處且臣前疏所引劉子羽事誤以爲劉琪雖其義意不甚相遠然告 君之辭何可一毫參差哉臣亦深皇

恐伏乞 聖慈亟準哀懇無使事端漸長辭說漸漏不勝幸甚臣無任云云矣疏頭尹抃之弟摠掌議李思永同掌朴世堅之子而不叅云耳呂郎徽令相爭之辭一切不聞然其形狀則可想矣諸臺不知誰某爲之耳

又 甲辰

尼山之症不勝憂念疏本適外人連續往來未得從容商量極歎極歎午間孫兒遇金萬垓於道上則爲傳新聞以爲空館之後異議者數十人齊入泮中似是南宮祭便所示也卽又見申晟書則諸生憤激二百餘人初一日方會公家已大議事云此必 天怒

尤激以爲儒生必欲勝君上而更爲加等之舉則其爲聖世之累何可勝言哉兄疏須急上以冀不遠之復如何如何甚惜此疏不能早知而早止也

又 甲辰十一月

連有書伏想次第登照矣卽拜再昨惠書慰豁如對弟雖坐在絕頂而虞憂之端實高於所在不知有靜便之趣耳疏本和淚跪讀庶幾聖上之改之矣鄙說蒙採入而其所激戾處悉爲溫懇之意可謂沙石化爲珠璣矣歎歎弟始爲歲前計中間聞國舅兄弟之陳疏欲仍爲不出滅迹計矣老姊自京下來爲相依計勢將臨歲出去以爲安泊之地耳竊料幼

能與國舅家兩不相容甚非小事而自上似亦甚難處且觀疏批復入文字爲稱停之地則似好未知如何弟以世道付兄家事付豚而此身則付之雲水間似甚省事矣南宮面陳說話呈納覽了還擲也疏本依奉

又

伏承溫泉之示憂慮萬端抑世宗大王有此行幸一時諸賢駕前備顧問爲古今盛事今日未必不如此還可喜耶弟則雖仍留不過今日耳朝報還納有京便否

又 乙巳四月

昨拜遞中書謹領示諭室人行尚未到不知有何事  
故憂慮憂慮簇子第受而留之矣今日之務非愚陋  
所敢知然以妄見言之則莫大於 聖躬謹疾此則  
須垂涕泣而極諫之其次雖 不開筵頻接臣僚於  
臥內也且昔年 勤召草令而既至待之蔑裂使狼  
狽而去此足以距人於千里此非但待下不誠之端  
恐亦有讒間者此不可不痛陳也此外則昨者面達  
飢民僧變亦不可一毫依違也且民飢至此而無一  
人敢言者以趙龜錫李端夏相繼被責之致實非  
聖主之美德也前監司九牛一毛之妄發似當因而  
及之也以此數者推類而求之則寧有不得其當者

耶言之而 聖上見施且欲載歸則無說可辭不然  
則袖手而歸無愧於心矣如何如何

又 乙巳五月

承示真是喜不寐消息也更乞遄行此何恐足可惜  
也弟之十二所遭亦曠世 恩榮也然既以浴留則  
自此言病而歸不爲無說而第當日附啓張令以看  
筋力力疾就道爲言且區區犬馬之情欲於 還宮  
後的知 安否故姑將黽勉前進或至城外或果隋  
而止耳非不欲遂入以相補助而公行凶說私遭逆  
境此二事實人世所無雖 聖上明並日月仁如天  
地顧何敢舉顏於朝廷耶此實肝肺之出而兄從前

不甚相信猶疑於皮貌之說兄尚如此他尚何言至若今日急務則惟在察病加藥極說素扁神方徒爲空言耳第念與之協同者莫若左揆須先警策於此翁一變前日意思規模然後可與有爲也如其不然則莫如早歸來也恐碩俊不厭於風裏也好笑好笑弟連浴四日眼澁略有效故從今日只注頭而已方仰臥而注故不成字只此

又乙巳六月

再昨見十二惠書示諭不翅背馳可歎弟之於世抹撥比來實甚此非隱奧而難知夫人而皆言之者而兄乃謂我託辭若然則弟之今日所遭非不幸也乃

幸也豈理也哉今於史官行荐承教意慰荷慰荷弟本不謂 聖上將疑我而罪我每謂得有今日者無非天地之 至恩也豈待今日而後知哉弟身蟻甚苦專廢食飲若此不已死無難矣令孫三人更迭來學第二者瘦甚見之釀涕何不教以救敗之道耶知兒子數侍座下此兒專欲掃除萬事學得華山之睡隱高則高矣其於承家之道則末矣見時幸提誨之如何子章不謂遽至於此痛矣溪門從此益寥落矣奈何奈何

又乙巳六月

伏想體中如何入告出議者又如何寢寐之外何嘗

一刻少讓也昨於家弟行又呈一書前後所上一一  
登照否家弟事將如何出場若免露肌受辱雖行遣  
何關焉剥近之象已見矣如此而尚以來仕見教耶  
此間無可說只貴孫夏賢肯來相守課教之際頗使  
人醒魂耳

又 乙巳八月

纔作書附南宮兄弟矣卽者貴孫傳示十六日書備  
悉多少示諭慰荷無任弟約與草兄爲蕭寺之會以  
老少疾病竟不成可歎示事曾於 聖考朝兄微發  
其端以爲某來在時乞令議定弟固辭不敢當仍有  
說話 聖考俯諒而止矣今日事體與彼時不同而

其錯雜虧缺至此則又何可等待耶况 聖考聖德  
尤不可使鹵莽使久遠之後採取罔象之外也嘗見  
本朝議撰龍飛歌也國初諸臣無在者只有一謫臣  
忘其名遂特召而稽訂焉其一人聞見豈不孤單而  
難據耶與其如此曷若及諸公皆在時廣收公議以  
定 盛德之形容耶鄙見如此第未知庭議如何也

又 乙巳十月

霜寒旅候增佑別有所告曾於吉甫諸人得與牛栗  
譜議之末諸議皆謂二譜合爲一通而從祀伸辨等  
疏同附下方爲宜鄙意亦以爲然矣昨見老先生與  
申廣州書則謂公作長書於牛溪甚非栗谷云云前

此已知師門不滿於廣州而至於非毀栗谷之甚則  
曾不料也以此心甚瞿然於牛溪則至誠也今通  
合二譜而附其人於下方則其在推尊栗谷之人之  
心有所未安然如欲全沒則於牛溪門下似不宜如  
是也故弟意以爲交道莫如朱子南軒而亦無合譜  
之規不若各爲一譜則下方所附各無相嫌云云而  
諸議以爲以一小事既合而還二之有所未安此說  
亦不爲無見且謂老先生既有責之之書則交道未  
絕其書在甲辰益山時且廣州初雖狼狽後有悔悟之實不必  
刊去於栗谷譜下云其言亦有理幸一言以定其可  
否如何昨日臨行得吉甫書今見報倅草此倩傳耳

此等論議亦不欲干涉重以招拳而今則不得已而  
爲之幸諒之毋令少輩見之

又

曉起拜書書來無見領語可訝兄去歲累月啓沃寧  
復有未盡之事耶只以近事言之則 聖上不欲速  
行 元子冊禮者其意極好且默量 睿意元子雖  
夙成敦大然其實實五歲也專行大禮之時豈敢望  
一一中節耶萬目觀瞻之日如有一毫差跌則臣下  
萬無歉然之意而自 聖上言之則豈無吝之之心  
耶竊意 睿意所在如此也且以臣下之心言之自  
古冊禮未有行於秋冬此無他春夏陽也秋冬陰也

穆

震位之建夏猶未盡况秋冬則尤似非時此非陰陽家說聖人體天之道亦當順時導祥今稍遲數月以俟明年春王正月三陽交泰之時則恰好恰好未知兄意如何如欲以此建白則必須力破許疏國本未定之妄以爲當初元子之誕雖婦人孺子孰不知國本之已定而其妄發如此甚可惜也幸賴大臣力攻其說使卽消沮國家之幸云云則似爲完備矣如欲論本根之地則豈外於聖學之務哉以破去禮貌頻接臣僚則於養病亦有益之意敷陳反復至佳至佳若愛民之政則田役不至難堪身役最可愍身役之中水軍尤可哀而然水軍則只男丁應役至

於奴婢則男女皆出布尤不可不變通也

又

來示謹悉第以罪爲尊古今未有所聞然兄欲處其尊則當以此罪名奉納也且昔年金萬基令公塞伯奮時金萬竣有所云云弟以爲下流之居當如此矣今者屢蒙示教如此其亦幸且榮矣上疏云云此審思而見教者耶當於何時可上耶更教之譜序勢須於入靜後可爲矣大忌已追始欲俟南平而俱東矣昨見南平書則發行半日疾作還歸云極可念當單行行祀仍坐靜處以俟西音耳西原文果出於厚姪則其錯甚矣極歎極歎

又 丙午二月

前覆謹悉小記註說雖如此亦未見因此而爲次子服斬之義矣昨見黃生書則十九臺啓以削版論金而未蒙 允云不勝驚愕此等事無非餉之以禍奈何奈何黃書使轉上而適在役所未果耳石工此亦無暇然無他得處初一暫招以去也此中欲於初二立石耳

又

過便傳下牘謹悉之矣完台之夢云云不能了了記得可歎櫻疏時柳相諸孫謂郭文溶曰祖父於粟谷推服不淺故吾輩則不敢參櫻疏云云槩與鄭說相

成龍

符矣柳相噤嘿云云李翰不曾說及未知何事耶示之尚耗當信文案矣豈當初爲邪論者急答長川而  
其後爲緩論所沮邪且日者金姓人明是細作也弟其時固疑其出不在於湖行也昨見子耆書乃信之耳申生是申曼也更檢其書則非奉化之子也卽姪子云爾卽見趙根書則壽弘作長書於花山激之以不可中止云真所謂蝮蛇死猶撓尾者也今日洪便見吉甫書否以疏論爲不可已草意亦然云勢不可止遏任之而已然此邑則孰敢違兄教也

又 丙午

才因營便付小紙矣金所謂長子無後而死不服斬



似出於儀禮四種疏末端所云也金說修撰昨日袖去矣其說縷縷說姜不已其心豈在於論禮耶五味邸紙依受邸紙閱後還納也家廟已奉入三山矣立石之期杳然問極問極家弟時在去就間而昨夕來會病方苦可慮可慮卽有一紙自何來招嶺疏之謀首發於伯玉云豈其然耶方伯所謂韓如淵是爲誰似是韓如海之兄弟而亦不可必耳吉甫冊封呈納昔年此友於議禮時亟反驪論兄謂弟以爲吉甫可謂神而又可謂有福矣去秋與草及弟相會於東鶴寺乃謂驪爲小人而今又有此洵洵其神而有福又倍於昔年矣月初邂逅尹拯於益山途中見謂乃翁新得驪書其自是益甚云矣聞其人歲初久住仁里云得聞其緒論否

又

昨書良慰但土亭之論不類令人捧腹此中諸少之議何待痛禁而後止耶使吾輩獲罪猶當觀時相勢况今 聖明在上未知將如何處分彼輩之所爲觀其設心則狗不食其餘矣與之相校不亦辱乎今日少輩之責只講明其源頭無有所疑可矣

又

丙午四月

史官傳授下札慰荷慰荷聞以將上章附啓云其疏辭將如何若如館學之無甚發明則不如不爲也弟

則何敢也只縮伏以俟臺啓之停且看彼輩再舉與否然後自列請罪而已聞彼輩多至溫陽云若果再舉則必爲背城決死之戰其勢尤可怕也自離松楸凡兩度呈書承未見之教可訝李內翰冊子方騰未訖訖後呈納也領台挺身擔當其意可感可尚今日事若非 聖明在上則賤臣之族赤矣曷任糜粉之願哉然事機翻覆之時則今日事益爲難說之本而得見方伯書則以爲氣百倍云可謂只見目前也

又

彈章屢發之慮果如來示一時洶洶未知何時寧靜耳聞韶事極可駭此間章甫雖甚疲駑忍與此輩人

相校耶今日李生來言已發私書於所親云可謂輕發矣然不遠復善矣如必遂非則非小事也吉甫書思誠今日殊甚覺悟云此實友朋之福也第末路人心屢見變遷如復有激觸之事恐其心着依前發出也然此人終始善人也曾見其書則於嶺事深有爲我愍惻之辭矣然草與美則以爲炭甚於驪弟苦口言其不然而終不相合所見之不同如是矣

又

昨復良荷某令疏鄙意恐指天得也今日嶺事與之校則辱也下意恐誤何不戒之耶弟則此亦不敢爲矣非獨此事下之相累甚多故聲息之不通久矣昨

者忽以書來驚恐驚恐

又

昨書謹悉朴書以爲幼能極憫嶺事欲令渠構出館學疏草而驪近作一冊子極斥一番論議而渠名亦在其中故畏縮不敢副云云論驪之說恐市說恰好言則抵死以爲疎脫及細看其情態然後乃以爲小人未知黃輩之意今如何只其徒之說屢變恍惚不可把捉耳昨不敢詳者不欲破朴戒今承下詢敢此幸卽減勿洩也

又

昨金浦李生欲進辭拜一書李視日勢不果進卽拜

下札稍慰慕用之私弟今將東入矣暮雨朝晴日色清和二聖遊豫萬物欣聳可謂千載一時矣自劾之章何時可上耶鄙意則未見嶺疏未知 批答而遽然以不得迎 駕爲說有所不敢只縮伏以俟行朝諸人或相示可矣未行前有副急文字固未暇於草疏雖有暇未見原疏與 批答則不亦難乎宋徵殷未聞其訃承示驚慘乃翁何堪可悲可悲趙判書事邈然無聞爵爵

又

再昨書照未嶺疏更有聞耶昔年載邇語人云我今雖如此某若危禍則救之者唯我也今日當不昧而

見之矣好笑好笑方伯朝報因其人轉上耳

又

連拜書慰幸去歲則雖有凶慘流言而無上達 天聰之事今則大異於前不敢近 行朝矣兄則與弟有間自善道已不深論只可略略自列然後仍隨駕還都奉 元良行冊禮因傳之德義則一國賴之矣默觀形勢似當如此矣若於 行朝登對時痛陳嶺事則尤善如此則近處章甫益無事於疏辨矣大抵疏事毋論是非長者止之而不止其害理甚矣東萊云終兄之臂先有終兄之失不必更問所終之爲何事今日事正如此且有一事今日嶺人實吠聲也

其不能句許尹之文者必多矣此間人想亦如此豈非可耻之甚者耶妄意以爲合懷沃之士其所識見論議有能當權惟兄弟之半箇耶吾每以此戒一家之少輩以爲汝輩但究其禮書源委云矣不如此而徒作紛紛則豈非可笑者耶昨書白直云云可謂善戲矣草嘗言君非不知炭之不善而爲女子回互是不直也同春入少輩言知驪炭之不善而亦爲緩論亦不直也今日無如我之愚直云云何其與來諭相符也可發一大笑也秦吏所報何慶如之今日喫盡苦狀不如早死之爲愈而只此爲須臾毋死之願耳宋哀別紙還納老先生所論不過嫂叔繼體之辨而

已只大綱說未暇於繼體中細分其隆殺也鄙意如此未知如何 元良諱韻書從晞恐當如晞讀耳李生昨借庚子錄曾記市南語令孫兒有付籤處今日市若在則亦能明辨矣思之釀涕耳

時春坊吏秦善國以東宮講

學事有所報故書中云云

又

朝書謹悉第必欲二之之論不勝捧腹今日事自我言之則與衆而兵強自彼言之則敵多而力分此曷勝願同之心哉只彼既分而二之自海疏已有輕重取捨之辨洪與金全歸之弟至於嶺則又倡言獨攻之論故昌寧頗與其論兄雖欲俯同弟雖欲援尊其

可得乎外人若或同之則於我榮且有力我豈不欲哉且如昔年李芑等欲並害文純而其徒以爲如此則難免小人之名而遂置之今日彼輩之偏舉豈不益有光於盛德耶且念此事愈久而愈大兄須在井上可救井中人今日兄獨超然得脫未必不爲吾輩之福如何如何

又 丁未正月

數日來體候如何想益煩擾矣弟今入靜處真若脫去桎梏也文字數日後當拜上今則只欲言病欲略及時事則只恐衝口而出有害於事且畏吉甫之譏方此越越未知兄將欲如何諸議皆欲吾儕必行而

竊聞方伯兄弟之論則有不然者蓋曰如欲有爲則可矣而爲冊禮必動之義則未見於先賢行止之間云矣

又

昨書照未朝報政目並還納持令極可歎服一居州其將奈何弟之蹤迹如不如近日則必不能但已而復惹得紛紛甚恨如此之不早耳昨李表遂不敢辭下脫而略識之四字

又丁未八月

復書爲慰前者所以聞於左揆者以爲國中方頒集註小學而諺解則仍舊無異郢書燕說朝家若設一

局別爲諺解使並行則似好云云今此禮官之來似爲此事耳

又戊申十月

聞命不敢堅臥力疾趨詣至今尚不下一粒凜然自危不得已欲乞暇徃省平山祖墓因數日靜攝於村家僻處而此是格外未知得請否也賤臣神色伏想睿鑑亦危之故今早使權愉來視之矣昨日說話未思有錯錯則弟必倍於兄矣拜於戶內以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之文觀之則戶內似是而諸人不然則昨日事妄矣瞿然瞿然方此震掉不能一一○吾輩自處一歸字外復有何事如待更有孺馥

而後歸則太不智矣今舉子多聚不知復有何等事也  
也以故極欲西行如聞有事則因欲南歸矣兄莫有  
廣州意耶江經曾聞循良吏斛事必有曲折而遽被  
重駁可歎可惜略有所言于度支未知見聽否

又

日寒此甚凜然益無生意蒙此書問慰感無已事  
渠雖不見重亦豈自我儕先下手之致耶此漢只守  
不怨不尤兩句而已最是職名見遞則浩然而歸都  
無形迹而不可易期此悶如何可言

又 戊申十二月

回教謹悉鄙意吾輩留在豈曰全無所益而然所益

於國者甚少所損於身者甚大然則今日去就之  
義不難知也兄如欲自廣仍歸則弟當承教稍遲不  
然則似不免先爲着鞭矣幸財示如何第去就之際  
必被人徑先啓達叨蒙異數此大未安矣如我不  
肖者何足爲輕重而每增踰分之 恩榮耶

又 戊申十二月

書問續至慰不可言 本源上大有所益果如來示  
則真太平萬世也事無足爲者矣如此則無可去之  
義無可去之義則廣行不須作矣弟意則每以徒自  
敗其心身爲大憂耳今於辭職疏欲及武試加數還  
止之非未知於此事兄意如何示之先表運令願見

之故令與吉印逸耳

又 己酉正月

綱目以兼講稟定矣弟所建白只訓局變通事而時  
議不一恐未能行也別軍職事在可否間未知終如  
何也此外則大司馬多有所陳弟只略略挾助大槩  
多蒙 擇納矣禎樞更有所聞示之

又 己酉正月

承慰無任弟苦於枕邊人馬聲再昨移寓昭格深谷  
清絕有似山間不知城市在傍而屋宇齟齬感寒不  
輕方負陽於巖間此何景象耶加以武仲家事聞之  
驚慘頓無生意惟其長婦事雖不忍聞而極用歎尚

爾蔡疏見之幸甚詳閱而還納是計

又 己酉二月

昨覆登照否近日事以高見以爲如何始者妄謂尚  
可爲今乃大不然甚悔前冬不遂南歸也昨日徐疏  
直以不忠斥大臣而不以爲難且設倉之事是弟所  
主而因此起鬧至此則弟何敢安耶不得已將陳疏  
乞退矣未知兄將如何大抵今日私意俗論窟穴盤  
據莫敢誰何而欲以碎力下手無惟其如此也

又

問書殊感弟之蹤跡自兄視之可以留不在乎不免爲  
逶迤免歸之計今日之劄亦無咎人之語矣大學之



當先已有先儒定論似不可易也餘容早晚進叙

又 己酉三月

春寒尚峭未知京裏亦然否旅中起處如何去就之計復如何自去冬每進保晚節之語此實出於至誠而未見垂納然此心猶耿耿也無益於國有害於身後時回顧不勝其悔則朋友與有責矣自在京微有所聞而不敢索言想或默諒也藥料珍荷珍荷

又 己酉四月

貴兒又天慄矣慄矣大抵儕類運氣一切相關奈何奈何弟引送外孫喪日與汝望苦辭相報而已 回鑿後成筭何居恐不如歸保晚節此語雖屢陳之亦

何嫌於瀆哉千萬適逢禮郎行草此倩達耳

又 己酉四月

即日旅况如何久不相聞戀溯戀溯貴二女天皆有慰書能免浮沉否弟姑<sub>始恐</sub>欲於路左瞻送 鑿輿貞相力攻遂不敢進只入文字耳閔令說得來書 春宮比頗瘦削云憂慮罔已今則如何

又 己酉

昨聞 廟議蒙 允不覺涕下此一似復 昭陵後羣情也 聖德至此復有何憂誠不勝慶賀矣弟利症尚未已氣日虛脫凜然自危也餘埃面悉

又 己酉八月

承書慰豁獻議中不宜從殺誠至論也然 列聖謚冊見失者多則宜並汲汲追補不獨於 聖妃爲然也如何比與尹甥相守誠爲喜幸而亦甚愍然也

又 已酉九月

風氣已爽未知亭中亦然否禮郎又遠來心極未安也下詢不敢知然以事體言之 宗廟者 太祖之宗廟其下 列聖母論 大王王妃皆得祔謁於庭矣今 神德王妃則卽是 太祖敵體之位其何可下同臣子之禮耶且庭謁之時 太宗以下諸位其能安於心耶弟則今復不敢獻議矣兄須以此意亟上文字以陳之如何聞 祔禮定於初吉不勝慶幸

也

又 已酉十一月

再昨厚姪爲傳廿一日惠書阻濶之餘甚慰且謝弟傷敗於隆姪之喪次仍成背節泄利方此苦苦老景事甚可憐也示諭 聖候驚慮罔涯此間絕無所聞矣馳進起居誠臣子之情義當然而如弟者病旣難強而又時義不便只自煎熬而已遯碑誤字當如下示矣萊碑追錄謹俟文字之投耳令孫輩事此亦無所聞惟是隆姪在時好議論每說人家子弟纔出門外所行不滿意貽累於父兄者多矣故渠防束諸子甚嚴切不令與人相接及閑出入矣渠旣死而其言

甚可思故收拾兒孫欲忍飢同守而在京者尚多憂慮甚深故前書略及之耳大抵少輩不可令自在於閑捍之外矣

又

發行後凡得三書知執御自鳴灘遂西可見仁人之心矣然憂慮之意則終不能無也自古晚節之損壞者皆由於出脚蓋出脚而滿衆心者難故也第二書未端之諭不覺竊笑此若有所抱可以及人而有益者則昔年當自爲之不暇矣其齟齬艱危自破敗之狀豈不照悉而猶有云云耶鳳山祠議謹以陋見略報於閱尚書幸取覽而可否之曾見坡山文稿拾遺

一册其中記龜老數事甚不好意者爲人疎脫不惟自誤而誤人者多矣今日祠議竊恐坡門亦不能戢於心也其行狀曾被其裔託付而極草草無可考令其詳錄以來訖今幾七八年而更無消息雖欲終作無如之何矣聞草廬同赴 召命相念之意倍加也昨戲答汝望書以爲昔明道勸起呂馬二公今日起而吾儕不願之不是二公不及於呂馬則必是吾儕無明道心而然也二兄果如呂馬作處則一國受賜多矣翹企翹企

又 庚戌七月

遠承禱中復書忻寫無已所諭日下事極歎此中無

外人無朝報亦無書札一切不聞端倪矣今因副本略想其大槩矣昔年在京時弟每謂豚兒某必須終始冰淵無一疵可指也萬一蹉跌則難矣今果如此此則雖尺童必知其然故弟有千一之得矣退溪拾遺李主簿誠哲在時用積年工夫僅得其諾而果因韓宰騰出矣第訛舛甚多而不可校準於元本故已與尹拯朴世采甫相議校正其書方在尹哀所有數日間校畢還送之示來則當呈納也第聞因此李主簿酷被謗議於嶺外此後則不可更見元本欲更騰一本然後出以示人蓋慮或失也

又庚戌九月

兩書並悉物性尚不當有况人妖耶不可但付一笑而已然不須驚動以助國孽似可矣第於事體似不可都無事想已有結末矣聞結末後以小疏略陳惶恐之意或可耶商示之迂狀呈上貴孫書亦納

又庚戌十月

白上舍來傳書忻荷忻荷弟遇寒增坯仍欲永謝逢迎而亦不能如意自歎力量之不及於人也延姓人果以不道言誘怵於人則不可容於覆載而終見放過今日可謂至仁之世也日前長作希夷人今番乍出頗與人接所聞宜有布聞者而煩不敢也

又辛亥正月

今日事不待來教而不勝傷恫也示諭之意姑不論義理之如何而若或如此則任事者必不能安而有辭免之舉則其害於事而益致人死何可量哉且以此蹤迹敢言時事則人必倍加驚訝故去秋有所具疏本而遭變未上者此只陳情自訟之實而猶越趨於繳達矣拾遺奉納以藏在墳菴故遣兒孫取來之際以致晚暮耳

答金仲文

益熙

己丑十二月

賈 昔人致惠書奉玩如對弟胃症轉苦一時所喫不能一匙而已思嘔吐此蓋運氣不佳欲棄斯世而去也 新命豈敢俟駕第所患如此見在山堂乞憐於

君弼父子製得柳醫所命若得一分見效則來初當起發而日字遲延極用惶仄明將拜疏乞遞倘獲所願何幸何幸太宰之職若不用捕龍搏虎之手段只欲循例牽架則大失人望然密贊之功政在能者殺活手少紆吠畝之憂耳泰兄曾相見數相聞最是松兄合家染癘渠獨奉慈奔避避處慈患極危令人愍憐弟亦昨聞尹女病劇憂遑若狂千萬何能以筆盡只此

又

別後謂卽還 朝亟以一書乍道戀慕之情倩家兄轉達不謂兄難進之節彌亮湖海之情已痼沉潛書

史優游卒歲緬想玄中之趣不覺神爽之飛越也今日紛紛聞兄實發其機而諸人受其禍未知果然否竊恨却步之不早惹出許多也弟老人粗健只是歲惡債急生意索然老人移在舍弟家弟家眷屬各已遣去塊處空山遽作山僧計活頗覺省約王承福其不欺余哉今日之事無復可望兄既徑先跳出却無痕迹從此藏縮更不出脚則蟾江老人豈不更賜真訣耶嘗惟衿公既上掛冠之章亦無仇仇之執而逶迤復入遭此跋躓帶累諸人易所謂介如石者恐不如是也如何如何兄竹谷之計果不差池耶尚未見玆老未得勉就可歎汝望卜地甚邇定以來春築室

庶得朝夕相從此兄缺不可及也此中倘過旬日債事庶可粗完若無意外之撓可了幾卷殘書而亦何可必也最是老先生行狀尚未整頓蓋待諸人各以聞見添入然後可無滲漏矣兄亦早爲一小錄見示如何近者沃鄉諸少與恠鬼輩相關老先生頗掛齒舌不勝痛苦幸賴主守略向鎮定耳此事非面難悉透兄亦既復入第其脫出之意甚堅殊可尚諸人搆剥殆盡而其未盡者猶欲強與支撐何處有高臥者歎枕而一笑也自餘千萬都付神會癸巳閉關前日泉弟○室人爲見其病母昨日上午去勢將過冬其餽口想極難兄欲卒究前惠則幸因船路略添涸轍如

何惠鮑將依納老人極用感幸前教鷹其或不忘耶

又 丙申十一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哀僚中昨自沙齋禡示所得書尺  
時有劇言悲辭極令人淒惻不見兄書今幾日月雖  
享安樂尚可相念况所苦如此乎不審比來復如何  
以兄稟賦豈至如所諭假如大暮差早弟病日痼只  
是數飯間事耳何足相言老先生謚典得蒙 寵許  
適此凶愍未得與聞諸賢末議辜負奈何聞有沙禡  
函草以付不次謹疏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書

與俞武仲 丁亥十一月

山雪江冰依然去歲梨湖路上而只恨非吾兄之爲  
見也卽惟政履起居如何瞻戀倍品弟菽水依遣而  
遭此歲惡計拙溝壑縱是本分然緬思古人事育之  
道殊可忸怩九月書前月晦間始得披拜慰釋之懷  
况接笑談金生云云弟雖愚陋獲忝遊從之後其日  
已久豈敢相信不及然韓文公所謂懼足下之不我  
知者則些少有之其然乎呵呵兄之歸計誠亦善事  
然以道理言之旣已不免出脚則亦不必苟去以惠

一方生靈亦是一事每讀朱先生臨漳千里餓殍流血之說未嘗不流涕以爲仁人之心果如是惻怛也如何如何然亦以簿餘旋取古書看過每以義理浸灌胸中兩下做去則真是仕學相資此實下懷之切切所望者也弟比以糴役之餘抱書入山早晚閑看獨學雖陋不聞外間閑是非則是可樂也清川書及霜香依受答書幸傳擲如何千萬適於逆旅索筆作書以爲早晚傳達之地

又丁亥十二月

德門不吊于天賢姪遽又夭折莫或以哀減性耶倍切驚慘伏惟慈愛加隆悲痛沉慟何可勝任相去絕

遠喜戚不以時相知茲豈通家之義也弟奉親孤居隨分支過而貧病之狀渾如宿昔耳昨者堂姪以事委晉憑有縷縷倘蒙登聽庶悉此間事矣兄之歸意曾因泰之得聞其甚銳渠因說奉勸速歸云鄙意則不必然耳當初旣不免出脚則上可以擔荷世道硬着脊梁縱其力量不及少試良社利澤尚可及人苟能公此心而爲之何者不爲儒者事竊觀明道晦庵之事豈淺之爲丈夫之所知也今若非關義理而苟去則日前懷章未免爲十口飢寒之計而亦恐半上落下也况政漸成事漸暇則亦可以讀書浸灌栽培徐出而擔荷世道大施於厚積之餘則豈不益爲士



林之光也更願勉旃以慰瞻仰也水原文竟不起疾  
慘痛慘痛思吉之昏誠可嘉喜兄與明甫倘終成約  
豈不益可喜耶此兄今日狼狽實朋友爲謀之不忠  
良可自責也清川固知兄終始任之故每謂其行其  
止必宜施措來春亦豈遠前書已詳報矣惠來二味  
珍感不容已租斛尤出望外蓋門外吏纔已謝去菽  
水屢絕拮据之間老人不能安意所助可支數旬何  
感何感千萬被督不宣

又 己丑六月

當初實有願忠之志冒昧請對以事義言之則似不  
待自請而苟冒妄發宜乎狼狽也其後引見之教出

於 聖意則可以勉留登對政院強而後可則此見  
無狀已被厭薄矣豈可虛拘今日渡江雖近悻悻然  
疏中旣已陳達則不敢遲徊以負誣罔之誅矣然回  
首終南涕泗交橫君臣情義是知出於天性而不可  
滅矣其次則不得奉諸兄周旋極用惘惘而亦知諸  
兄之不能不介然也惟冀珍重

又 己丑七月

慎齋函丈一日再來勉留則固將留數日聞政院以  
將去請留爲啓則說去不去以干 恩澤實有要君  
之嫌故以一疏留上而歸孤負吾 君罪重心惡行  
道遲遲中心有違實先獲之語也然此行若有一毫

有疑於 聖意則天必厭之第既出還入殊係廉耻  
况國儉不得不示之以禮小過時義當然函丈之意  
竟未副此恨豈下於負 聖主早晚說及願從吾兄  
謝罪也竊觀今日形勢清議爲客異論爲主必須疾  
收俊又聚在朝廷然後多者勝而異論自消正晦菴  
所謂久病之人炳其氣海丹田則氣血聚於胸膈而  
耳目手足利矣此分明必見效之訓也兄須力持此  
義密轉事機至祝至祝千萬加護以副遠誠弟亦非  
長亂倫者倘有難免之關則敢不復作妄動以佐下  
風

又 庚寅元月

歲序忽改伏惟並納洪禧贊賀無量弟奉老迎歲喜  
懼之餘自歎年衰學退永負初心也因尼廬伏見來  
教累紙奉讀累回蓋至於紙毛而不釋也今日事勢  
不待智者而凜然寒心况兄高明豈勝吠舛之憂哉  
然天下無福使伯淳無福奈何奈何示諭欲作一冊  
子亦可見仁人之心矣今雖不用固無害於可用况  
天欲祚宋安知終不能當 上心耶唯冀益竭心思  
使綱條燦然俾人人知如此必可以有濟不如此必  
至於顛沛則吾兄經濟手段不待身出而已行矣來  
書當轉示諸友也弟方待疏 批當看 批意更作  
如何去就也○京大同已成頭緒而慎齋丈啓罷之

其後請選諸人陞秩且請選幼學入仕右台防之甚  
牢至有作威福等語蓋所以報大同也潰裂至此萬  
無所望兄與一正有分可作書宛轉之耶

又庚寅三月

得兄旬日書披讀慰豁頓失沉痾所在且審春暄靜  
履佳休忻慰並深弟自前月望間長在痛楚中迄茲  
餘症未除差劇無常不但其外之虎食也時事不欲  
聞吾儕生匪極樂死何甚惜病中虛彈屢警束裝裹  
粮以待的報今聞幾箇安危禍福盡託於一婦人而  
朝廷方且動色相賀云吾儕苟活眼看此事無寧一  
死之尤安而屈子長年度世之願莫或有一道耶每

從君弼問藥不覺一笑吾儕從此共作閑人早晚小  
車欲作中間之會耳

又庚寅四月

曾奉雞山之約三昨力疾西行中道忽聞兄有過嶺  
之行驚愕失措不能為懷此於賢業為有光顧在治  
朝極可傷惜想兄徒步就道西山之脚能無血乎寺  
橋病不能握別臨川貧不能贈驢區區此懷想兄默  
會之耳素患難行患難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  
力前途千萬加意慎飲食戒風土以副遠誠今到鎮  
庄不忍獨遊雞山仍伏林廬因禡奉候未知得免浮  
沉也行中書冊幾許熟看程朱文字以副玉成之意

幸甚幸甚

又 庚寅四月

十二日聞兄遠謫卽拜一書將因禡奉候濠兄忽傳兄初六書知已發行惘然之懷一倍增劇嘗謂季通之謫朱門有出涕者何至如此今日當着乃知人情之不能已也然朱書中所稱東坡帖亦甚洒然方以此慰此傷歎也我東文獻近殊衰歟須於僻寂中梳洗得一件書冊以牖斯世亦是一事天意亦非偶然者矣幸乞勉旃毋爲詩酒誤此可惜日也如弟昏惰復嬰疾病前途事已可知孤負皇天降衷之意只切惶恐耳辨誣文字方欲構出早晚當有就正之路耳

自餘只祝加愛加愛

又 庚寅閏月

居夷當已成趣聞今冬北地無雪天意或慮凍殺以此餉之也然每值勁風北來心腸若摧砭骨之苦何以堪支牢塞戶牖靜對聖賢書日有新得將不知年數之不足玉成之厚其亦至矣第自今人心不平時事將無所屆此則杞婦之憂終不可極也途中數書一一奉讀無幾微見平日講之熟矣而第聞兄深以二哥爲念此人情之所難免然亦當有以排遣毋太惱思如何弟寒後病情尤痼將不保朝夕未知造物姑留得此身以俟兄之生還否抑聞外間論議甚峻

或令踵兄遠去使嶺海不落莫否一切任之而已兄  
去後嶺邪翻騰一上至造偽批以成醜正之謀極令  
人體粟豈所謂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者非耶千萬  
病苦僅作此未知此年得至兄所否只祝加愛

又 壬辰十二月

昔吳士自死以應少微只爲千古笑兄獨何人暫時  
往來能應天星至此昭昭耶此說吾徵諸趙德厚矣  
抑於兄將降大任故姑以此示於兄與人耶此真可  
懼者兄行幾日出來耶若到林庄敢不卽進以叙不  
見兄幾年而未得相訪於彼惠州真在天上矣慚負  
慚負千萬只祝行李佳安○時事將稅何地古人遭

此而善處者何人耶示諭伏望

又 壬辰餘月

蒙拜回帖謹悉盛意辭嚴義正又以見物我無間之  
心也何幸何幸第有一說不容不暴白以答見愛之  
意也凡上樑有文創於何代蒙未知其所偏然宜莫  
如朱夫子而夫子於同安經史之閣用意勤矣士君  
子言行得如朱夫子則亦可以止矣顧何害於從夫  
子作古乎况於古世又有可徵者晉獻文子成室張  
老發焉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茲豈非上樑文之所源乎如  
是而猶以爲非古則不敢聞命也兄且以顯蒙見解

君子謙德安得不云爾乎顧視一世不敢謂無其人然清名直道爲士林推服者則此中諸人不敢求於他人矣更乞毋甚退託終塞衆望如何此中造請之願實切而前帖西山之拒人甚力故不敢遽進也伏乞并亮也蒙教實之當先者則此中諸人實共銘佩也此政所謂尊其人不若慕其道慕其道不若師其心者也真可謂要言不煩矣自餘并俟面悉

又 癸巳六月

自兄之歸戀思尤切曾於荆江圖受兩三人小舟約與黃生流下欵逢自春徂夏病故頻仍計遂差池去秋理芒爲遠訪之約者非誣則妄也即日暑熱靜裏

起居冲裕見看何書想日有趣恨阻清誨也弟菽水無他忠原纔得出場從此安意丘壑庶不爲朋友之羞也前教欲令再章耶此中由善兄竟作古人遺疏盡忠正席中堂安然而逝正終如此兄者古今有幾人哉此兄之去此中極蕭索古人不由西州門者良以此也承兄說及不覺增涕時氣不佳千萬加重

又 甲午五月

皋蘭之會撫事增喟暑潦兄履崇苾弟 誤恩尚未全削已上三疏倘蒙盡行降奪真拙者之幸也雖或不然麋鹿之姿依舊不失化工之所畀付真不偶然耳只是初 批責以分義再疏略以晦翁說發明仕

止去就無非分義矣筵中 聖教乃謂某無乃有所  
未安於予耶聞來震懾無措今番所上蓋以再陳前  
意並申濫資之請耳蓋再疏義有明據而辭欠婉轉  
致煩 睿教蓋其氣質之偏隨事發用古所謂變化  
者用得何等工夫耶可勝悼歎來觀扶衙已數日始  
謂當進門屏做數日之款遽以事東歸人事乖張乃  
如是耶潦霽涼生庶復鴈門之跼惟是渴企然仄聞  
缺令輩爲兄徧詢日者皆謂遯月當蒙 霈恩若然  
則後會亦不可期矣然彼謂兄困踰可憐而如是懂  
懂耶抑人情之不能已者耶絕可笑也望兄出場可  
喜險途中順境尤不易事也

又 丙申閏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卽日暑潦尊履若何斯文不幸慎  
齋函文竟啓手足慟貫五情莫可涯際孤哀出入其  
門墻殆三十年其溫謙慎密之德雖不敢窺其彷彿  
而情義之深則實同山丘禍釁餘生無復依歸摧痛  
之懷何可言喻士林摧頽誰任扶掖之責竊恐尊兄  
從此有不得辭者而其於志不平也益復致意也言  
之至此尤覺涕隕痛哉痛哉殯歛之日旣失相向之  
慟斬板之時亦當如此未知何時奉叙哀悃耶

又 丁酉七月

昨因官便覆呈鄙意早晚當得登徹矣弟疾病連仍

憂苦兼之所欲爲者尚未草定甚以爲撓前教實符  
賤懷其餘切而急者幸復見諭也若復數數立文以  
惠則尤爲幸甚而不敢望也蓋將用晦翁囊封之例  
別用一疏請於 上前開拆雖係機密亦無礙難也  
更須精思以教幸蒙 聖上開納則是兄忠悃得行  
無間於人與己也此朴生便甚的似無誑誤之慮故  
敢請之俯答如未易雖宿之亦無妨也朴生淳謹可  
嘉幸引在門墻俾供洒掃亦係成物之仁也

又 丁酉七月

朴生袖到崇帖洎別紙條示濯手莊讀感荷不可言  
敢不敷衍成文替罄發憂乎即日餘暑兼潦未委靜

履如何小小末疾想今良已矣弟前日所患陡覺加  
重隔死如紙尚爲緩言只可安如甘寢只是未得更  
奉顏範獨爲難瞑者耳某兄行計已决行後其舌難  
捫佇見江湖巖穴次第難安幸弟厚賴神明以病獨  
臥耳仄聞白江疏 批有至痛在心日暮途遠之  
教神往氣涌半死之身如上垂拱殿快讀第二奏矣  
願兄益儲其具進爲時用千萬幸甚草野願忠之意  
空自切切愧向驪江湖其風矣

又 丁酉九月

昔年此時爲覲扶衙歷拜高居黃花白酒甚蒙延教  
今日獨在山裏俛仰之間孤露摧殘已非昔時而老



兄清標邈不可攀只增愴悵之思也晦翁說朋友運氣相關矧惟父子而兄家大哥乃闡大科豈兄才德自當需用而沉晦鬱塞故發之於植槐之年也實亦運氣相關老兄從此亦將亨泰耶無任攢賀第念後生出身不爲銛鋒則或成繞指伏想兄家孺染素有本末但恐太怕嶺外風耳好笑弟夙疾漸加寢食俱失四疏陳籲尚未蒙遞今則勢當以縣狀力請耳茲者竊有所懇曩丁禍故經歲未葬幸賴朋友宗族之賜得遂反周之願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或知此意而抑恐久遠之後呵護之不嚴薦饗之不謹以重區區不孝之罪故既爲表碣

以倩當世君子之文筆以圖不朽又拔貧買田雖親盡之後亦使歲講一祭之禮創立精舍六七架覆之以瓦藏置祭器簿書仍爲齋沐具脩之所其規模擘畫大槩略備矣惟是世彌遠則禮益不及禮或可及而人心易怠此誠未如之何而第雖所不知何人既有其身則豈有無父之人歟倘以今日之心爲心則或不墜今日辛勤僅就之規矣願得兄一言以記刻置舍壁以示無倦幸兄哀矜而見副焉則子孫宗族並受不貲之賜矣已得魯老大字扁以橋山精舍蓋裏奉二親在於丙申三月而精舍成於是年七月敢效寒泉遺制常守於此而朔望歸奠几筵或罪以妄

學聖賢之權制則不敢辭也雙清祖考及先考石本  
文字各納一通或掇其一二收入於記中以示後昆  
亦不妨亦望復惠韻語一篇俾入斯舍者惕然有感  
發懲創之心則又幸之大者不勝區區祈懇之至雙  
清祖考兄亦其彌甥也表陰詳之而今未及錄呈也  
曾於遯會微達卑衷而不敢索言今當躬詣拜請而  
時義所礙不敢輕出敢附懇於尹妙之行並垂財恕

又 戊戌元月

歲序已改戀德益深曾於鎮便裁書冀其轉達得免  
喬沉否弟自有疝痛日就委恭強坐食時則頭痛隨  
作誠非久長之候只得靜俟而已齋記蒙示潤色尤

切感幸謹拱手而以俟鑄誨之意前書亦略稟矣興  
戎出好已付他門矣未知還有後世之子雲否可笑  
可笑所可恨者因此妄言露得許多人造化美村則  
幾於滿身青正好欹枕看可發一大笑也有小文字  
在魯衙仍請其奉稟於兄此無懷慶字可無收司之  
律幸乞痛加斤正如何如何

又 戊戌二月

比來靜履益珍妹婿李士悟病臥經年竟以再昨化  
去善良淳質世豈復有斯人哉痛哭痛哭為喪家求  
漆有郡內書太守與此家甚相親如被闔阻幸為周  
旋如何尹甥昨致惠札慰感無已教意甚荷愛念弟

非愛一動只是既進欲效明兄則無才效誠則非習性欲如吉甫掉脫則力量又不足只此便自難處未知如何則可幸望更教也方治歛事倉皇只此

又 戊戌六月

戀思日切曾因甌篋上覆書想蒙登照否安否如何弟聞筵中連有綸綍不得已爲忍死作行計中途顛仆則當上章退歸耳蓋宗家在文義清州界近有祀事到彼因逶迤西向只以私從隨意止宿到雲舉所則氣力定知如何耳從前諸兄有言只詔詔而已到此地頭誠有多少商量在未知將作如何去歲囊封一用明教所蒙 顯施者只一二金久之兄弟密

言 所施者甚多而外人不知云此則兄之利益多矣更須精思切要之道畫一以教如何倩林官若巡便隨所在投之幸甚千萬都在默會○曾有所論五斗大同今日可行無疑否其本須在節用而滲漏侵欺之弊朝家亦設防禁此甚可憂者晦翁赴朝請問於李先生今日竊附於此義耳

又 戊戌六月

伏問僉履若何馳渾區區弟發行後再蒙 聖旨固當亟疾前進而疾勢難強故得穩便處則輒復遲留蓋 聖教然也今午忽見晏老急傳所得咸令書令人身粟不知所措入京辨白固是事宜而旋思若遠

僉兄則疇與徃復商訂茲情巡令亟報僉兄幸須詳覽逐條攻破俾愚迷受用如何混定癸甲觀時三錄並借示幸幸又須得大全語類有所考証並須見借如何如何尹批若不厭衆心則當仍此陳疏復引和靖而歸矣未知如何

又 戊戌七月

營便傳到鄙書即留滯旅舍日俟來報即因禡中伏承手書並韻語奉讀再三何翅壯寒而濯清也感哉感哉此上畏嚴旨下迫諸責容易出脚已成狼狽之形未知既入之後復有許多物事也所蒙誨意懇惻丁寧令人感涕敢不銘心在骨母或少孤耶幸亦

以警歎於趙友如何如何二不足之戒亦當服膺但鄙性狷急見人無禮於吾君者則竊恐忍不得也浙東之論誠亦切實但不易誠心愛物者奈何奈何凡有所思幸乞逐一見教也草兄常時固爲議論及今請教則又兩唇不開豈以子陵之足猶爲事也耶好笑

又 戊戌八月

復書深感無異奉對切欲相就而猶以職名未可可恨儒疏十分費力僅得停止而餘論尚闕可歎荒政之急誠如來教弟意以爲京倉之積尚多而有司惴懾於下吏不敢勾校必須先考此等略計國用而大

減民役是爲急務而人微不見信奈何奈何且聞度  
長清慎有餘而剛明不足日被侵欺故日就板蕩而  
又兼救荒之任甚有物議而渠猶不能自處此甚可  
慮云云矣所諭一說未知何事也極願卒聞之耳幸  
密示使得奉以周旋千萬之望某令辭色無甚形迹  
此則兄與言之力然亦無協同意此恐終是妄言世  
德之致也言兄嘗言攻其父而友其子無是理也真  
格言也 聖候再膿後復向差自昨煩熱又作憂悶  
奈何

又 戊戌八月

未委行李已稅體中佳適否弟曾患痢症暫得蘇歇

困劣無比竊懼溘然於邸次也最是 聖候外人無  
得以的知數日前復大膿汁出升餘復常之期今尚  
杳然憂煎不可言朝廷氣象一味泄沓雖使孔明當  
之亦無可爲之勢矣奈何奈何日氣乍涼舊病已作  
凜乎不可以久留徑先下去義有所不敢安者終宵  
繞壁莫知其宜老兄幸有以見教也明兄以憲府論  
尹不能無形迹之嫌已出江上方在去留之間矣邸  
主人終不得其人踽踽乎尤無聊賴也前日以成言  
俯規之說始謂泛泛行言可付一笑不料因此漸成  
形迹極可憂歎外城禮訟弟意一如草說矣千萬忙  
撓掛一○凡有可教不憚諄複如何如何

又戊戌九月

卽惟靜履若序今日遊院緝儀已成否感念疇昔爲之愴涕老兄特蒙天恩命除講職故有此矣兩世同案真是異事而聖人覆照之德極可欽仰比來喜聳匪爲老兄也自闕庭以至間巷逢人輒相賀未知何以得此於梁楚耳想不俟履何日入城弟九日得對論事之際語觸大臣方此引伏歸路漸開矣真成燕鴻矣大哥已未行未知可鬱

又戊戌

再昨覆書照未昨政倉卒倘慌尤沒商量可歎沈之永嘉固好而前日政已擬玉堂郎位出示草本必欲

變通則似紛紜矣吳柳竟去銀擬此與僚議普同而只郎席曾欲擬閑漫之窠矣唯是驪徒極其揶揄以弟之不黜曹侍郎爲大罪兄試思之道理如何道理果如此雖不可黜在我之道當通物議使渠知自處之道矣未知如何初則曹果有浮薄之失矣今則驪徒之浮薄又倍於彼矣大抵此漢不諒己分時勢只欲竭盡心力以報主知今主意未衰而儕流先此壞了信乎命也兄須備悉此間實事於尼俾鎮浮薄之習而毋徒爲彼輩所藉重如何如何○今日爲驪紛紛者金泰叔實根本而李櫛輩大言不慙若使金少訥則庶可止息矣兄可連臂周旋耶君美持叔亦

爲其所動云可歎

又戊戌

鄙便值駕方用缺然覆書隨至慰感無已賢良一路當如教示須精加默答以助聾瞽也最是金李之說多不雅淡所謂惟鬼輩壞事必此輩也兄須極力宛轉只攻此漢毋攻侍郎則此漢當耐彈如綿耳吉處須緩頰使之少鎮浮議似甚得力處也永嘉此後當用盛教然莫不有紛紜者否亦精思更示也兄亦呈遞則講院事都沒理會亦可悶也然區區寸忱只爲國家謀不暇於私謀矣如何如何

又戊戌

官書  
錫

書至甚慰吉甫父子書讀之爽然固知有此等說話矣兄則務爲圓熟而草洞務爲妍美黜一種人尚且阻當尚何言哉吉責固當甘受矣然吉之父子所聞則一由希徒此則不盡出於大公也希徒咎弟之不黜曹侍郎而亟擢其所宗以此爲循例此則甚不服也自大臣以下以希爲樹其徒黨不有君命而橫奪墓地極力阻塞曹侍郎特一小小底氣力何可專咎而黜之耶今日事以弟碎力則可謂盡死而圖之而渠徒尚有不滿之心罵詈之言橫流迸出此則適爲希累而已極可歎也支文已出弟何敢不出永嘉左右侍郎之所擬謹當改之矣二沈事謹聞命矣

又 戊戌

久不相見戀思可言卽拜兄書慰感何極弟逐日詣  
闕筋力都消奈何奈何明日將赴備坐仍入 書筵  
是計耳驪擬示意固好而第聞貞陵李相以副前官  
之懇大以爲不是此路一開皆將以求而得誠可寒  
心云此後則當一切截斷矣言噴耳已熟矣不足掛  
懷耳大司馬大官多爲助防將以爲成敗之决直是  
好笑只是來示則似得矣然事同一家弟何敢挺身  
當之大憲又遞何其多事也極可歎也驪趙果虛文  
矣方令徐議成川如何

答俞武仲別紙 戊戌

鎮院云云誠有之矣當初弟聞之駭甚以書責之曰  
若於此文如此并與我絕之可也渠卽大悔卽進其  
座謝罪仍陪宿請教某兄洞釋終夜叙舊別時至握  
手戒之曰自後雖有行言兩不相信可也云云厥後  
渠見弟曰幸以不屑之教得改前過何感如之自是  
更無他端矣然渠攻驪甚力與驪徒一一如讐而於  
湖場匿名之變渠不勝其憤有擔當摘發之舉戒之  
云君之道理只合杜門看書何必乃爾渠便唯唯想  
是因此而驪徒追拈舊事以爲攻陷之赤幟也前後  
曲折不過如是矣今日驪徒收拾散亡更爲一蹙之  
計明若觀火矣其明於利害者則又徘徊觀望又或



有陽濟陰助者而彼之躑躅雖百金扼有難制得者  
矣槩聞其徒怨言則以弟爲最甚草次之南宮次之  
而兄家又次之他日吾儕更無所稅矣亦復奈何

又 戊戌

兩書深慰西原舊聞其清直之操朱絃猶有愧亟欲  
置之言地而論議略有差池故姑徐而又適有盤錯  
故姑使翻之然每值臺閣之窠未嘗不思今若遽歸  
碍以准期則當此乏人之日恐於朝家甚不便兄須  
宛轉其間使之姑勿遽决以待方伯之解惑如何方  
伯之所聞果必如來示而春長之說必是十分真的  
弟當於方伯處明保其不然也卽今民事十分可念

而其代千萬極難公私兩憂殊不淺少故有此云云

別紙

再昨與郎僚及貳席停當賢甥事一處略有辭色必  
欲處之於宋下然無甚大段昨日有一處書來非以  
爲其祖本不善曾爲某處馬官貪虐不可悉記既遞  
三月亦不離館必盡括驛物而歸此一賊吏也又歸  
時父子且載妖物家道醜敗極爲搢紳之辱某以賢  
子孫不能喻之於道今於清選合有財量且曰若非  
其表則尤不可理會云云弟極其驚訝亟以此微婉  
其辭議於諸僚則又有差池弟以爲當爲此公自受  
無隅之誚而得擬其末矣其曲折甚多而大槩如是

耳兄試詳問示之則弟雖碎力當爲周旋以有者爲  
有無者爲無俾不終至顛蹶矣伯奮諸人思念如渴  
此等當待別薦齊整後有所議處矣遲遲之議固當  
認之末世人心不能耐久此可慮耳近以希事見之  
其徒無非火急人徒累此友可惜可惜此紙卽火

又 戊戌

承書且見大哥備悉諄教慰感何極賤疾略已明將  
出肅矣君瑞事已聞物議矣大抵所樹立卓然後日  
寸朽自可置之是誠君子與人爲善之義今雖未可  
遽通而終不可棄此意幸須警歎於諸賢如何如何

又 戊戌十二月

兼官果愜所願喜幸喜幸前頭事欲如何大政自謂  
無私心而不稱於心者甚多况公議乎不免力辭耳  
今日事固當盡瘁死而後已而不才強作則未死之  
前國事先敗此不可不知也以此决欲自處矣兄曾  
有自暴私悃之意因此剖判前路亦坦然矣

又 戊戌十二月

示諭謹悉賤疾苦未已悶悶不得已明日將復乞免  
耳布尺長短 聖意樂聞如此而諸公持之至此可  
謂泄邇而忘遠矣自古重斂之國豈必君臣皆自入  
己耶雖軍國之用大重則民困矣在廷之人無非讀  
書談義者而至於行處則乃反如此此後則難可以

輕徭之說進於 上前矣可歎

又

李文今如何念不能少弛也謚伏重違勤教忘僭草  
呈伏俟進退之命耳明日賓廳欲觀今夜寢睡爲進  
否第未知布尺之議將如何也今日大諫來見極言  
鄙語之當許宰亦以爲然衆心如此而終不得將順  
聖意則豈非大可恨也耶春兄明日必有剖判 榻  
前終無請留者則誠可恨也

